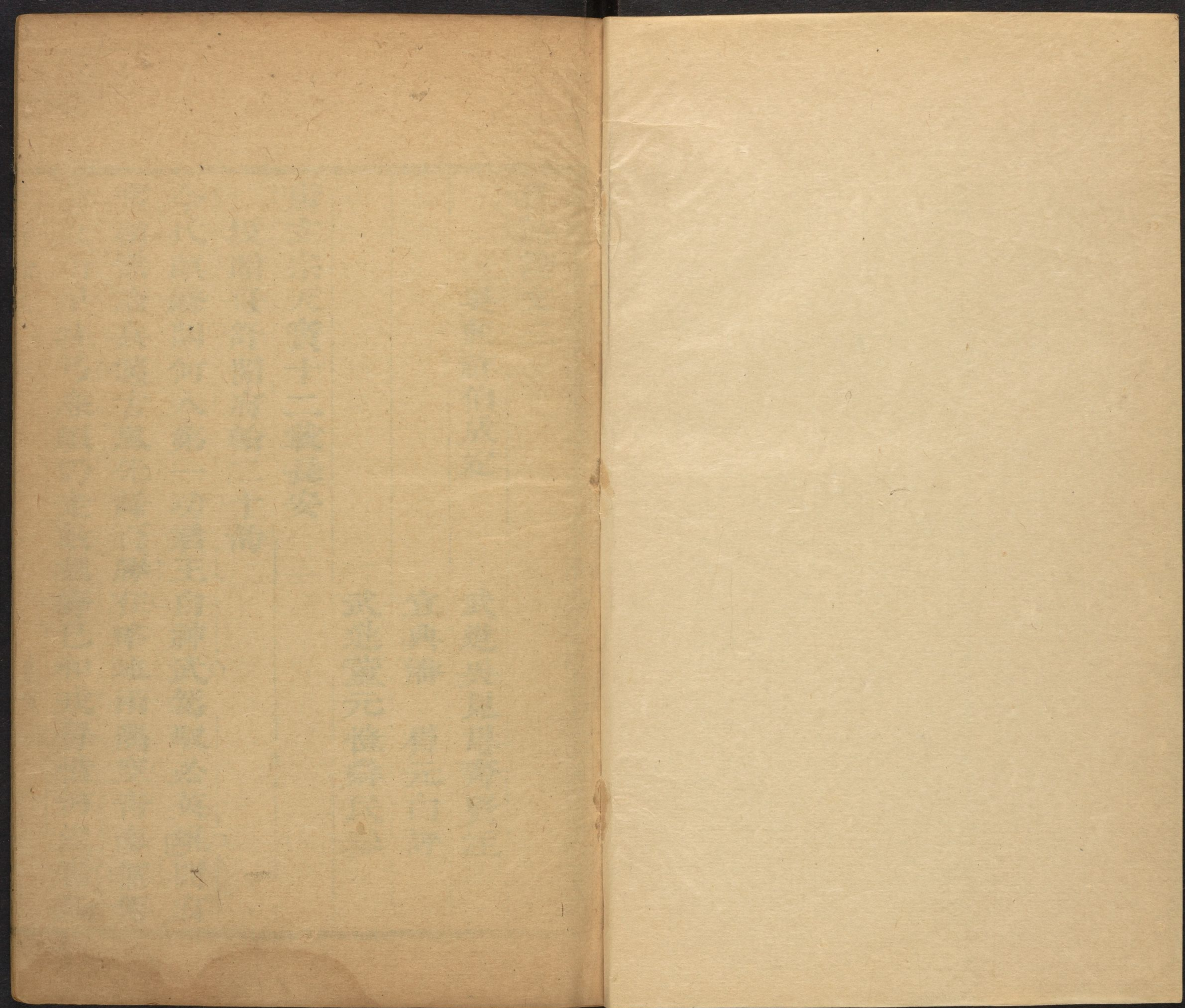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9 1947

T 5299/2366

(2)





杜詩論文三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玄宗天寶十二載長安

投贈哥舒開府翰二十韻

今代麒麟閣○何人第一功○君王自神武○駕馭必英雄○開府
當朝傑○論兵邁古風○先鋒百勝在○略地兩隅空○青海無傳
箭○天山早挂弓○廉頗仍走敵○魏絳已和戎○每惜河湟棄○新

塔佛大藏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兼節制通智謀垂睿想出入冠諸公日月低秦樹乾坤繞
漢宮人愁逐北宛馬又從東受命邊沙遠歸來御席同
軒墀曾龍鶴畋獵舊非熊茅土加名數山河誓始終策行
遺戰伐契合動昭融勲業青冥上交親氣槩中未爲珠履
客已見白頭翁壯節初題柱生涯獨轉蓬幾年春草歇今
日暮途窮軍事留孫楚行間識呂蒙防身一長劍將欲倚
空峒

今代麒麟之閣何人爲第一功乎君王神武駕馭必
英雄之才也四句泛起惟開府爲當朝之傑論兵邁

古人之風是英雄而第一功者也下敘其功陷陣而
百勝之績猶在略地而兩隅之地已空青海無傳箭
之警則吐蕃已定天山有弛弓之慶則突厥已平蓋
由開府有廉頗魏絳之才故戰與和俱得計也夫河
湟之棄原非朝廷本意今命開府兼河西節度以圖
恢復故曰節制通也是智謀獨垂御鑒故出入遂冠
諸公而使秦樹蒙日月之光漢宮徧乾坤之大自此
南莫空庭西宛獻馬正見青海息警天山挂弓也下
又言其寵遇受命則邊沙雖遠入朝則御席相同然

同御席之人。不過軒墀之寵鶴。如開府者。乃畋獵之
非熊耳。是以茅土加封。河山有誓。安邊之策行。而無
事戰伐。君臣之契合。而動協天心也。今開府勲業在
青天之上。藐不可及。而交親有氣誼之重。藹然可親。
二句結上起下。下自序。我未能爲珠履之客。而白頭
空老。雖有題柱之志。而飄泊至今。今且年光逝變。日
暮途窮。苟能再孫楚。識呂蒙。有用我者。則長劍猶存。
尚欲倚崆峒之外也。

送高三十五書記十五韵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饑鷹。
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并州兒。脫身簿尉
中。始與捶楚辭。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答云一書記。所
媿國士知。人實不易知。更須慎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
旌麾。此行旣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
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慘慘中腸悲。驚風
吹鴻雁。不得相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
力。早寄從軍詩。

吐番每至麥熟。常入掠奪。則小麥未熟。所當防禦也。

苟麥熟而無所侵凌。則可休兵息民矣。不然焉用此窮荒之地。而更勤遠畧乎。况吐番如饑鷹未飽。往往附人。亦羈縻之而已。一段序邊事。今高生往矣。鞍馬便捷。有似北人。雖簿尉脫身。僅免摧辱。而卑官遠道。勞頓自甘。蓋書記雖小。所愧者國士之知耳。然人心難測。不可不慎也。苟能謹以自持。十年之後。可持旌節。則此行特達。亦足相慰。男兒功名。自在老成。持重不在少年也。一段高書記下序別。常恨結驩日淺。天涯參商。今又將別矣。如驚風鴻鵠。不得相隨。而黃塵

沙漠。念子獨往。苟邊庭餘暇。早寄詩相慰可乎。

奉畱贈集賢院崔

國輔于休烈

二學士

昭代將垂白。途窮乃叫闢。氣衝星象表。詩感帝王尊。天老書題目。春官驗討論。倚風遺鷓路。隨水到龍門。竟與蛟螭雜。寧無燕雀喧。青雲猶契濶。陵厲不飛翻。儒術誠難起家聲。庶已存故山。多藥物。勝槩憶桃源。欲整還鄉飾。長懷禁掖垣。謬稱三賦在。難述二公恩。

生於昭代。正望有為。而蹉跎頭白。落拓窮途。不得已而為獻賦之舉耳。氣足以衝星象。詩足以感帝王。而

御試文章則宰相命題。禮部討論此時乘風鵬路隨
 水龍門。而無如蛟螭雜進。燕雀多喧。以致青雲漸遠。
 翻飛無自耳。夫儒術雖不逢時。而家聲庶幾不墜。則
 亦已矣。故山既多藥物。桃源又可隱居。吾將歸矣。然
 回首禁垣。不勝懷戀者。以二公謬賞恩。故難忘耳。

陪鄭廣文游何將軍山林十首

不識南塘路。今知第五橋。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
 舊相得。濠梁同見招。平生為幽興。未惜馬蹄遙。

第一首從未至說起。不識南塘之路。一路行來。今知

是第五橋也。橋邊名園。依於綠水。而園中野竹。其勢
 于壽。是未到遙望之景。昔日谷口子真。舊稱相得。鄭
 廣文也。今日濠梁之上。同與見招。何將軍也。平生極
 多幽興。故不憚其遠。而至此耳。八首俱夏景。園以水
 勝。故稱濠梁。觀下八首可見。

百頃風潭上。千章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
 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柀樓底。晚飯越中行。

以下八首散咏園中景物。百頃風潭之上。而有千章
 夏木。其清可知矣。卑枝結子。密葉藏鶯。見無人往來。

也。二句頂夏木鮮鯽銀絲之鱸碧澗香芹之羹。二句頂風潭如此水鄉如此水物不似山園之內也。反疑船中晚食身在越中耳。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露翻兼雨打。開拆漸離披。

戎王子花名在西域月支萬里之外何年別彼而至。此乎昔也異花開於絕域今則滋蔓匝於清池矣。漢使既空到而未見神農亦寡陋而未知正見其異也。今日露翻雨打開折離披為籬落間一物而已舉其

一以槩其餘也。

傷舍連高竹疎籬帶晚花。碾渦深沒馬藤蔓曲藏蛇。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餘。盡捨書籍賣來問爾東家。

舍外無非高竹籬間俱帶晚花而漩渦深堪沒馬藤蔓曲似藏蛇物物動人愛慕因自歎詞賦無益而山林有緣惟有盡賣書籍以為買山之資來與卜鄰耳。詞賦正為將軍一歎也。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用金魚換酒來。與移無灑掃隨意坐莓苔。

開池引水。剝水也。而分滄江之流。故曰滄江。破伐石。登島。殘山也。而寫碣石之狀。故曰碣石。開其間。綠而垂者。風折之。笋紅而綻者。雨肥之。梅倒句法。席間則銀甲用以彈箏。金魚不妨換酒。即乘興移尊。不煩灑掃。苔茵可坐。隨意無次。正寫園中飲酒之樂。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絛。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風磴之上。吹來陰雪者。乃雲門之內。所吼之瀑泉也。陰森如此。酒醒方思卧簟。而衣冷反欲裝絛矣。風潭

夏木折笋。肥梅一派。夏景故以涼冷為佳耳。野老不慣看客。故賓至聚觀。澤地每多網鮮。故河魚充饋。淳朴頂上二句。風俗可嘉。如在世外矣。

疎樹寒雲色。茵陳春藕香。脆添生菜美。陰益食簟涼。野鶴侵晨出。山精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疎樹色如寒雲。茵陳香兼春藕。而春藕之中。添以生菜。則愈覺其脆美。疎樹之下。置以食簟。則更益其陰涼。兩句分頂。夫野鶴趁早涼。而出山精畏烈日而藏。其炎威如此。而此地則石林蟠於水府。百里之內。獨

為蒼然則炎威所不到也。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羅刺船
思郢客解水乞吳兒坐對秦山晚江湖興頗隨

憶昔所游楊柳渚邊定昆池上手把荷葉狂遺接羅

正愛此一片江湖耳故刺船則思楚客狎水則與吳

兒不意秦山之下把酒坐對所謂百頃風潭者江湖

逸興隨人而來也。已輕逗出一晚字八句六虛二實

牀上書連屋堦前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醒酒
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

牀上之書連屋堦前之樹拂雲書連屋見將軍之不

好武也將軍不好武故稚子亦能文矣醉酒而忽醒

止因微風吟詩而共聽又已暮夜但見絺衣挂於蘿

薜而蘿薜之內月影白紛紛也月在蘿薜故覺其涼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住回首白雲多自笑
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第十首是出門以後之詩樂意正濃忽不愜意者以

歸期迫夜也出門而羨流水之獨住回望而見白雲

之重叠矣。屢舞燈前狂態追思堪笑高歌醉後佳句

又復誰憐。惟有相約朋友。即風雨亦來游耳。已伏下
重過五首矣。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長安

醉時歌 贈廣文館學士鄭虔

諸公衮衮登臺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梁肉。廣
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文過屈宋。德尊
一代常輶軻。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野客更嗤被。褐短
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
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沈沈動春

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填溝壑。
相如逸才親滌器。子雲識字終投閣。先生早賦歸去來。石
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
聞此意。悽愴生前相遇且啣盃。

諸公貴而先生獨冷。諸公飽而先生獨饑。蓋因先生
道邁羲皇。文過屈宋。為時所忌耳。雖名垂萬古。亦何
用哉。我則更為人嗤。而貧老更甚。所索長安之米。日
糴數升。與人以時。赴鄭老者。所遇同。而情懷亦同也。
於是得錢相覓。沽酒不疑。得錢即糴米之錢也。即相

覓者鄭老之外無可覓也。不復疑者錢不易得。酒亦不可緩也。我之與鄭忘形。可以爾汝。痛飲即為吾師矣。下接飲酒事。春夜方深。燈前細雨。飲酒之候也。痛飲浩歌。鬼神感動。即餓填溝壑。亦明日事耳。姑且置之。酒懷之浩蕩也。因言相如之逸才而滌器。子雲之識字而投閣。有才無命。自古如斯。三徑就荒。先生可以歸矣。應德尊。轍軻句。儒術於今不用。而孔子盜跖同為塵埃。何益乎。應名垂無用句。然先生不必愴悽也。生前相遇。且盡一日之樂而已。後半節純是醉後

不平之言。

上韋左相二十韵

鳳曆軒轅紀。龍飛四十春。八荒開壽域。一氣轉鴻鈞。霖雨思賢佐。丹青憶舊臣。應圖求駿馬。驚代得麒麟。沙汰江河濁。調和鼎鼐新。韋賢初相漢。范叔已歸秦。盛業今如此。傳經固絕倫。豫章深出地。滄海濶無津。北斗司喉舌。東方領縉紳。持衡畱藻鑑。聽履上星辰。獨步才超古。餘波德照鄰。聰明過管輅。尺牘倒陳遵。豈是池中物。由來席上珍。廟堂知至理。風俗盡還淳。才傑俱登用。愚蒙但隱淪。長卿多病

久子夏索居貧回首驅流俗生涯似眾人巫咸不可問鄒
 魯莫容身感激時將晚蒼茫興有神為公歌此曲涕淚在
 衣巾

以軒轅之曆紀之。玄宗即位已四十年矣。八方仁壽。德化同天。天下正太平也。天子因霖雨而思賢佐。閱丹青而念舊臣。舊臣指左相之父也。方按圖而求駿馬。已驚代而得麒麟。麒麟舊臣之子孫。指左相也。下俱言其相業。允官汰而江河清。陰陽調而鼎鼐理。昔也韋賢相漢。范叔相秦。今則盛業齊於古人。傳經又

為獨出其才學。則根抵深於豫章。其度量則波瀾濶如滄海。所以為北斗喉舌之司。東方縉紳之領袖也。於是人才畱心藻鑑。曳履獨步朝廷。高才邁古。餘波照人。聰明則遠過管輅。尺牘則傾倒陳遵。豈是池中之物乎。由來為席上之珍矣。是以朝廷至治而風俗還淳也。下自述蓋藻鑒之下。才傑皆已進用。而愚蒙獨在隱淪。皆因長卿多病。子夏索居。故自問不同流俗。而生涯無異眾人。未蒙甄拔也。所以巫咸上天。出處不能自卜。鄒魯削迹。儒術不能謀身。雖感恩圖報。

為時已晚。而偶然有會。與自有神。則為公歌。此不禁涕淚之濡中也。公何以處我乎。

麗人行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態濃意遠淑且貞。肌理細膩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為釵。葉垂髮。唇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被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號。與秦紫駝之峰。出翠釜。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筋厭飫。久未下。鸞刀縷切。空紛紜。黃門飛鞚不動塵。御府絲絡送八珍。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

選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與。

三月三日上巳也。天氣新者所謂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也。長安水邊水邊祓禊也。長安祓禊所以多麗人也。態則濃豔若神。意則蕭然自遠。又云淑且貞者。不是淫靡嬌媚一流矣。肌理細膩是富貴閨閣體質。骨肉勻所謂飛燕太瘦。玉環太肥也。兩句寫麗人下六句止言其衣服裝飾。日衣裳如此。頭上如此。背後如

此用樂府體看至背後。又深一層穩稱身更妙。并不在衣服上看也。乃於麗人之中。又提出椒房之親如秦號夫人者。更勝於麗人一倍。則不必更加模擬而已。如天如帝矣。故下止寫其奢華暴殄。翠釜而出。駝峰鼎鑿而行。素鱗厭飫未盡。縷切空勞。已為可惜矣。而黃門飛騎。又送御饌乎。如此宴集。必有簫鼓。簫鼓而感鬼神。必有賓從。賓從而皆要津。可云極盛矣。而後來鞍馬。則又從容委蛇。而當軒下馬。直入錦茵。即所云丞相也。大楊花猶得飄落於筵前。青鳥猶得低

飛於巾側。而我則目可得見。足不得前。蓋因炙手之勢可畏。而丞相之嗔難耐也。諷刺語。作極稱羨寫。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竹將軍有報書。倒衣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花妥鶯捎蝶。溪喧獺趁魚。重來休沐地。真作野人居。

前過是夏。今又春矣。故往問訊。而將軍報書許其重過。不覺欣然命駕也。苟得高枕於此。即是吾廬矣。下二句。景花動乃鶯捎蝶。溪喧乃獺趁魚。妥落也。稍取也。見論事。此將軍休沐之地。景物幽僻。竟似野人之

在乎此首亦從未至前寫起

山雨樽仍在沙沉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雲薄
翠微寺天清皇子陂向來幽興極步履向東籬

山曾雨而昔日之尊猶在山雨故溪漲沙沉而昔日
之榻未移入門宛然也犬迎曾宿之客是重過鴉護
落巢之兒春雨也又言何園之外則有翠微寺皇子
陂蓋前日幽興已極園中已無處不到今日重過唯
有開步籬外一望遠景如翠微寺皇子陂而已

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欄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

鳴衣桁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

落日平臺之上可以啜茗因其近便遂以石欄點筆
桐葉題詩石欄桐葉貼平臺也臺上所見衣桁而鳴
翡翠釣絲而立蜻蜓幽人忘機而蟲鳥相親如此自
今以後便當來往無期矣

頗怪朝參懶因耽野趣長雨拋金鎖甲苔卧綠沈槍手自
移蒲柳家纔足稻梁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

每怪將軍朝參之懶者乃耽野趣之長耳故金鎖之
甲拋而在其雨澁綠沈之槍卧而聽其苔侵見朝參

懶也。久居園林。性能種植。自甘退隱。家已無餘。見野
 趣長也。看君幽意如此。不必高卧而已。為義皇上人
 矣。金鎖綠沈。為將軍點綴。

到此應嘗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日
 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游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此首亦將去之詠。到此已經再宿。若相留則可忘年。
 言其不忍去也。乃蹉跎已至於暮色。空悵望而戀此
 林泉。何日得霑微祿。以為買山之資乎。此意恐不能
 遂。故對酒茫然耳。

漢陂行

岑參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游漢陂。天地黯慘忽異色。波
 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汗漫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作
 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為開。舟子喜
 甚無氛埃。鳧鷖散亂棹謳發。絲管啾啾空翠來。沉竿續蔓
 深莫測。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下歸無極終
 南黑。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窈沖融間。船舷暝戛雲際
 寺。水面月出藍田關。此時驪龍亦吐珠。馮夷擊鼓群龍趨。
 湘妃漢女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咫尺但愁雷雨至。蒼

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

因岑氏兄弟之好奇而與同游漢陂也直起但見
片水光陰澄森渺天地亦黯然改色而波濤萬頃淨
如琉璃此一節是未入漢陂遙望之景乃忽於琉璃
之中泛舟而入則汗漫無窮耳目頓異不覺其憂思
之集也蓋水國滄茫最不可測蠶作鯨吞不可知惡
風白浪亦不可知非真有此事極形漢陂之大也乃
主人錦帆初開而舟子亦喜者以是日氛埃頓息絕
無風浪鼉鯨之險但見棹歌發而鳧鷖不駭絲管發

而空翠撲人雖沉竿竇蔓深不可知而菱葉荷花靜
然如拭此一節是初入漢陂近岸之景及行至中流
清如渤澥水下則雖歸無底而水面則影映終南下
四句頂此半陂以南純浸山影水光搖動故覺其梟
窅冲融也舟在水間則山影在舟底故船舷之所戛
者大約是雲際寺及水面月出則適當藍田關雲際
寺藍田關俱是水中影也下四句接月出句月出照
耀光芒四射而水波蕩漾亦光怪陸離想而像之亦
若驪龍吐珠而馮夷群龍湘妃漢女金支翠旗迭出

於波濤之中而不可見也。此一節是漢陂十流月出
 以後之景。然身居大澤之中。所謂鯨鼉風浪。刻刻有
 之。故深愁雷雨。料至而神靈之不可測也。少壯則一
 往直前。老來則步步却顧我。今所以忽哀忽樂。而紛
 來感人耳。哀則頂鯨鼉雷雨等句。樂則頂錦帆絲管
 等句。收完通篇。

漢陂西南臺

高臺面蒼陂。六月風日冷。蒹葭離披去。天水相與永。懷新
 目以擊。接要心已領。仿像識鮫人。空濛辨漁艇。錯磨終南

翠顛倒白閣。影齒翠增光輝。乘凌惜俄頃。勞生愧嚴鄭。外
 物慕張邴。世復輕驪騮。吾甘雜鼃黽。知歸俗所忌。取適事
 莫並。身退豈待官。老來苦便靜。况資菱芡足。庶結茅茨迴
 從此具扁舟。彌年逐清景。

高臺而面蒼陂。故盛夏而風日冷也。况蒹葭盡去。益
 見天水相連。森然無際矣。每喜其佳景。則目擊其新。
 挹其最勝。則心領其要。是極善游山水語。是極善讀
 書語也。於是彷彿之間。或見鮫人空濛之中。方辨漁
 艇。其大如此。故陂中磨蕩者。終南之翠顛倒照映者。

白閣之影也。吾見山影之突兀更增光輝。反借凌風而行。俄頃即過矣。以上寫漢陂我則勞生執掌深愧於君平子真。而物外逍遙空慕夫子房。邴曼况世既輕驂騶而困頓風塵。不如雜蛙黽而終居水澤耳。急流勇退。雖為俗之所忌。仕隱異路。又恐事不可兼。寧去彼取此。故身退休官老甘寂寞也。且菱芡足資結茅可住。從此扁舟一往。彌年在此。亦所深願矣。

城西陂泛舟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動。遲

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入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青蛾皓齒之質在樓船之中。而奏橫笛短簫之曲。空天杳渺。悲吟動人也。兩句連舟中從容若牙檣之自動。而放舟容與。乃錦纜之徐牽。兩句亦連於是魚吹細浪。影搖歌扇之間。燕蹴飛花香落。舞筵之上。二句景又言樓船徐動。轉運維艱。不有小舟往來。百壺之酒。何能飛送耶。借小舟以寫樓船之容與也。

送張二十參軍赴蜀州因呈楊五侍御

好去張公子。通家別恨添。兩行秦樹直。萬點蜀山尖。御史
新驄馬。參軍舊紫髯。皇華吾善處。於汝定無嫌。

好去張公子一句送別之意已盡。因言為通家而更添別恨耳。入蜀必自秦。故初行而見秦樹。再進而始見蜀山。兩行直萬點尖。為蜀山秦樹寫照。又言蜀山之中。初有御史之驄馬。楊也。今見參軍之紫髯。張也。皇華亦指楊侍御。昔與吾善。則推烏之愛。定不汝嫌。預囑之也。

寄高三十五書記

歎息高生老。新詩日又多。美名人不及。佳句法如何。主將收才子。崆峒足凱歌。聞君已朱紱。且得慰蹉跎。

歎息二字直貫通篇。蓋以高生老矣。而詩句日多。故名不易及。而法不易知也。今主將之幕。能收才子。則崆峒之外。自多凱歌矣。聞君已結朱紱。雖不足賀。然於蹉跎之中。得此亦足以少慰耳。

白水明府舅宅喜雨得過字

吾舅政如此。古人誰復過。碧山晴又溼。白水雨偏多。精禱既不昧。歡娛將謂何。湯年早願甚。今日醉絃歌。

虛喝起。曰吾躬之政如此。古人又何過乎。如此者。即勤民致禱之類。五字中已藏喜雨前一段事矣。所以碧山之。上晴而又溼。見白水之雨偏多也。昔日精禱之理不昧。故今日歡娛之樂更深。雖湯時之旱頗甚。不如今日之絃歌。應古人誰復過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藕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落日而始放船為納涼耳。涼蟻初起。細浪徐生。故已

見其好也。竹深荷淨之處。留客納涼。而公子佳人調冰拭藕。佳人點還攜妓。竹荷水藕是納涼景物也。忽而片雲垂黑。雨意催詩矣。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溼。燕姬翠黛愁。纜侵堤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前首止言雨意。此首接寫遇雨。雨至而席間飄灑。雨

至故風急。而船頭浪湧矣。於是越女之紅裙已溼。燕姬之翠黛知愁。二句又點攜妓。又言船頭不敵風急。故急為繫纜。席上正喜雨涼。故還為卷幔也。涼冷已

甚故歸路蕭瑟而五月如秋耳。

送裴二虬作尉永嘉

孤嶼亭何處天涯水氣中。故人官就此絕境與誰同。隱吏逢梅福游山憶謝公。扁舟吾已就把釣待秋風。

謝靈運守永嘉有江中孤嶼詩故曰孤嶼亭何處也。大約在天涯水氣之中耳。故人作宦於此天涯絕境將與誰同乎。今人不可得庶於古人中求之。此地隱吏則有梅福游山則有謝公。然已不可及已。吾今已就扁舟。惟待秋風便來把釣江上。或與子相同耳。

杜詩論文四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玄宗天寶十三載長安

秋雨歎三首

雨中百草秋爛死。堦下決明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秋雨之中。百草俱爛。則雨久可知。田禾之敗沒。亦可知矣。惟有堦下。决明。顏色鮮腴。葉如翠蓋。花若金錢。於泥汚爛草之中。勉強自立。豈非厚幸。而無如歲暮寒風也。則顏色雖好。豈能獨保哉。堂上書生。無成白首。亦若是已矣。故臨風而雨泣也。

闌風伏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涇渭何當分。禾頭生耳黍穗黑。農夫田父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綯。相許寧論兩相值。

風日闌風。雨日伏雨。蓋不時飄灑。常見其紛紛也。又

四海八荒。同雲一色。則無處不雨。無日不雨矣。故百川皆盈。不辨牛馬。橫流盡濁。不分涇渭也。於是禾雖耐雨。而頭已生耳。黍不耐雨。而穗已將爛。雖鄉城雨隔。農夫田父。尚不知其愁苦若何。卽城中言之。而米已踴貴。衾綯但換斗米。但望其有。豈論其值哉。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兩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涇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汗后土何時乾。

頂上言遭此窮荒。貧賤如長安布衣。誰肯念之哉。所

以反鎖衡門。自守環堵。不復望救於人也。老夫不出。正以風雨為憂。稚子無知。反以風雨為樂。且久雨之後。又生早寒。即鴻鴈水鳥。尚為雨困。况其他乎。又不特人事之憂也。一秋未見白日。后土亦為泥汚。何時得乾乎。

苦雨奉寄隴西公兼呈王徵士

隴西公即漢中王瑀
王徵士琅玕王微

今秋乃淫雨。仲月來寒風。群木水光下。萬家雲氣中。所思礙行潦。九里信不通。悄悄素澆路。迢迢天漢東。願騰六尺馬。背若孤征鴻。劃見公子面。趨然歡笑同。奮飛既越局。

促傷樊籠一飯四五起。馮軒心力窮。嘉蔬沒溷濁。時菊委榛叢。鷹隼亦屈猛。烏鳶何所蒙。式瞻北鄰居。取適南巷翁。挂席釣川漲。焉知清興終。

今秋積雨生寒。八月而寒風已至矣。群木在水光之下。水勢已極。萬家尚在雲氣之中。雨勢未已也。所思隔於行潦。數里之內。信不相通。是以悄悄素澆之路。如在迢迢天漢之東。安得馬如飛鴻。不需泥汗。乘此忽見公子。同為歡笑乎。此段皆指隴西公。無奈我欲奮飛而隔如越。故自傷局促。而一飯數起。悵望無

計耳此不特一人也。如嘉蔬沒時菊委。鷹隼失猛。鳥
寫苦飢。萬物無不委頓。我惟望北鄰處士。相與挂席
於橫流。以遣清興耳。然幽憂如此焉。知其所終乎。

贈陳二補闕

世儒多汨沒。夫子獨聲名。獻納開東觀。君王問長卿。阜離
寒始急。天馬老能行。自到青冥裏。休看白髮生。

世儒每多汨沒。夫子獨能成名。故獻納特開東觀。補
闕也。君王而獨問長卿。聲名也。蓋補闕老矣。故曰阜
離之擊。必待於寒。天馬之行。不妨於老。所以自致青

雲不必更悲白髮也。分頂上四句。

贈獻納起居田舍人澄

獻納司存。雨露邊地。分清切任才賢。舍人退食收封事。宮
女開函近御筵。曉漏追趨青瑣闥。晴牕檢點白雲篇。楊雄
更有河東賦。惟待吹噓送上天。

獻納司存。而在雨露邊者。蓋以地分清切。惟賢乃授
也。外廷之章奏。則分司六曹。而舍人收掌。內省之獻

替。則直達御覽。而宮女開函。正見親切也。曉漏進趨
青瑣。晴窓獨檢詩篇。正見才賢也。夫獻納既係其所

司則薦賢為急。楊雄有賦。唯待吹噓耳。

承沈八丈東美除膳部員外郎阻雨未遂馳賀奉寄此

詩府椽四人
同日拜郎

今日西京椽多除南省郎。通家唯沈氏。謁帝似馮唐。詩律
群公問儒門。舊史長清秋。便寓直列宿。頓輝光未暇。申安
慰。含情空激揚。司存何所比。膳部默悽傷。貧賤人事略。經
過霖潦妨。禮同諸父長。恩豈布衣忘。天路牽騏驥。雲臺引
棟梁。徒懷貢公喜。颺颺與毛蒼。

直起今日西京之。亦多除為南省之郎。四人同拜也。

就中則通家唯沈氏。而謁帝似馮唐矣。言其老也。惟

其老故詩律細。而群公下問儒門舊。而史記獨優也。

清秋之寓直甚便。郎官之列宿俱輝。二句點還員外

郎未暇特申慰喜。而含情空有激揚。點還未遂馳賀

司存何所比。因我大父亦嘗為膳部。故默為悽傷耳。

并點還膳部。又日所以未遂馳賀者。止因貧賤略於

人事。道路妨於霖潦也。點還阻雨。因言文人禮同諸

父。豈忘布衣自此天路。騁騏驥之才。雲臺任棟梁之

重。我雖懷彈冠之喜。而無如髮髮已蒼也。

崔駙馬山亭宴集

蕭史幽棲地林間踏鳳毛。泱流何處入亂石閉門高。客醉揮金椀詩成得繡袍。清秋多宴會終日因香醪。

蕭史幽棲之地點駙馬林間且踏鳳毛因蕭史借用也。園之中池水通泱流門內森亂石一丘一壑有若天然四句駙馬山亭客醉而揮金椀詩成而奪繡袍金椀繡袍為駙馬出色又云好客之極開宴為多投轄情深終日盡醉矣四句宴集

九日寄岑參

出門復入門雨脚但仍舊所向泥活活思君令人瘦沈吟坐西軒飯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曠野號禽獸君子強逶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潤是節東籬菊紛披為誰秀岑生多新語性亦嗜醇酎采采黃金花何由滿衣袖

此苦雨不得訪岑參也方欲出門又復入門而終不得出門者徘徊瞻眺雨脚如舊也故觸目泥塗思君而瘦耳於是返坐西軒沈吟感歎而昏晝不辨飯食

顛倒。卽曲江跬步。何能相訪乎。以上敘事。下轉入時事。日不特朋好之睽攜也。蒼生稼穡已就荒蕪。安得誅雲師補天漏乎。日月盡晦。禽獸亦悲。君子雖強爲透迤。小人已困於奔走。卽惟南之山。且將浸爲波濤矣。下乃是九月籬菊紛披。又爲空秀。岑生雖有好詩。嗜醇酒。當此佳節。亦何能采花泛酒耶。

九日楊奉先會白水崔明府

今日潘懷縣同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共差池。

楊與崔奉先白水兩縣令。故以懷縣之潘岳浚儀之

陸雲比二公也。開桑落把菊花。九日會也。天宇清霜

旣淨。公堂宿霧盡披。九日景也。是以晚酌留客而鳧

鳧差池耳。鳧。縣令差池。兩縣令也。

歎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盡醉醒。殘花爛熳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瑣細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

庭前甘菊止爲失時。故重陽尚復青蘂。而不堪摘耳。

及至明日佳節已過醉者已醒意况蕭條即重複爛
 熯亦何益乎菊既不開庶采籬外雜花升堂泛酒而
 瑣細不足重也復語甘菊日爾枝葉空大止為結根
 失所風霜將及故不榮而悴耳失所頂移時晚也通
 首自歎語

示從孫濟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喑且復尋諸孫
 貧無事宅舍如荒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萱草秋已
 死竹枝霜不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莫放手放

手傷葵根阿翁懶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為宗族亦不為
 盤飧小人利口實薄俗難具陳勿受外嫌猜同姓古所敦

侵晨冒昧而出尚未定其誰適出門之後方始念及
 極寫窮途失路之苦也權門不足往庶往尋諸孫乎
 諸孫又貧而無事宅舍亦如荒邨但見堂前有竹堂
 後有萱聽其自生自活不復料理是以萱草至秋而
 已死竹枝經霜而不蕃正見如荒村也淘米四句是
 家常作家語是艱難涉世語蓋汲井多則渾刈葵放
 則傷物物皆須料理事事皆須寶蓄用樂府比興體

也。阿翁久懶為汝行步，忽健夫不適權門，而適汝者為宗族之誼，豈為盤飧乎？而小人唯口腹是圖，薄俗之所為，有不可道者。蓋外嫌猜弗受，而同姓應敦，可不念乎？觀末六句及汲井四句，似與濟有嫌疑，而作井水雖清，汲多則渾，比從孫雖親，數往則厭也。葵根雖斷，放手則傷，比宗誼一疎，讒言易入也。權門則多嗜，齊同姓可受猜嫌乎？

奉同郭給事湯東靈湫作

東山氣鴻濛，宮殿居上頭。君來

必十月，樹羽臨九州。陰火

煖玉泉，噴薄漲巖幽。有時浴赤日，光抱空中樓。閨風入轍跡，廣原延冥搜。拂天萬乘動，觀水百丈湫。幽靈斯可怪，王命官屬休。初聞龍用壯，擘石摧林丘。中夜窟宅改，移因風雨秋。倒懸瑤池影，屈注滄江流。味如甘露漿，揮弄滑且柔。翠旗淡偃蹇，雲車紛少留。簫鼓蕩四溟，異香泱泱浮。鮫人獻微綃，曾祝沈豪牛。百祥奔盛明，古先莫能儔。坡陀金蝦蟆，出見蓋有由。至尊顧之笑，王母不遣收。復歸虛無底，化作長黃虬。飄飄青瑣郎，文采珊瑚鈎。浩歌漾水曲，清絕聽者愁。

此詩咏玄宗幸驪山祭龍湫之事。東山而氣鴻濛，高矣。宮殿而居山上，益高矣。行幸必在十月，而張樂以臨九州。臨者，山上頭也。首四句，幸驪山，山中陰火蒸為湯泉，噴薄而出，浮於巖幽。玄宗來浴，而光氣蕩於樓臺，浴日事，借用也。四句，咏湯泉，獨風之苑，轍跡已窮。復於廣原之間，再加搜訪，所以拂天萬乘，來觀此百丈之湫。因其靈怪，遂命休官屬，止翠華也。六句，言靈湫。吾聞龍之用壯，擘石而出，林丘盡摧。中夜移窟，因風雨而來居。故山中遂有此湫耳。湫上之景，瑤池

之影倒懸。宮殿參差而下映也。滄江之流，屈注圓波，浩淼而不流也。而且味如甘露，性滑且柔。八句，靈湫之事。翠旗雲輦，羽衛遲留。簫鼓異香，祀祠豐潔。故鯨人貢綃，以呈其瑞。而曾祝沉牛，以答其誠也。蓋盛德之世，百靈奔命，而非古人所及矣。八句，祭靈湫之盛。坡陀之上，忽見金蝦蟆者，蓋龍之所化。來答盼饗，故日出見有由也。是以至尊顧笑，而王母不收。久之復歸深淵，仍化為虬龍矣。六句，靈湫實事。下四句，補出奉同郭給事飄飄夕郎，文采可寶。所作清絕，聽者生

愁豈人所能及哉。金蝦蟆詳見論事。

橋陵詩三十韻呈縣內諸官

先帝昔宴駕。茲山朝百靈。崇崗擁象設。沃野開天庭。卽事壯重險。論功超五丁。坡陀因厚地。却略羅峻屏。雲閣虛冉冉。風松肅冷冷。石門霜露白。玉殿莓苔青。宮女曉知曙。祠官朝見星。空梁簇畫戟。陰井獻銅瓶。中使日夜繼。維王心不寧。豈徒卹備享。尚謂求無形。孝理敦國政。神凝推道經。瑞芝產殿柱。好鳥鳴巖扃。高嶽前律宰。洪河左澧澗。金城蓄峻趾。沙苑交廻汀。永與奧區固。川原紛眇冥。居然赤縣

立臺榭。爭迨學官屬。果稱是聲華。真可聽王劉。美竹潤裴李。春蘭馨鄭氏。才振古。啖侯筆不停。遣辭必中律。利物常發硯。綺繡相展轉。琳瑯愈青熒。側聞魯恭化。秉德崔瑗銘。太史候鳧影。王喬隨鶴翎。朝儀限霄漢。客思迴林坰。軾軻辭下杜。飄搖凌濁涇。諸生舊短褐。旅泛一浮萍。荒歲兒女瘦。暮途涕泗零。主人念老馬。解宇容秋螢。流寓理豈愜。窮愁醉未醒。何當擺俗累。浩蕩乘滄溟。

橋陵睿宗之陵。先帝晏駕之後。居此山以朝百靈。故

崇岡列其象設。沃野爲其庭埀。其濶大如此。象設石

馬之類也。雖卽形勢之便。以壯重險。論興作之力。實超五丁。於是因厚地爲階陀。卽遠山爲屏障。一段山川。宮闕入雲。松風寒肅。石門未啟。而霜露空濡。玉殿常闕。而莓苔已徧。杳無人到矣。四句宮殿。惟宮女之居此者。至曉而曙色始見。陰幽之極也。祠官之守此者。見星而祠事已成。誠敬之極也。熊羆列守。畫戟簇於空梁。祀事必虔。銅瓶汲於陰井。可謂謹嚴矣。四句闔陵之事。中使之薦問。日夜相繼。乃惟王之孝思。且夕不寧也。不但卹備享之虛儀。實欲求無形之彷彿。

是以孝治克敦。而凝神入道耳。孝治無成。必且瑞芝產於殿柱。好鳥儀於巖戶矣。八句言其孝。况形勝之妙。則高岳聳其前。洪河帶其左。金城之峻。在其趾。沙苑之水。交其間。是將與地同固。而不數川原之瑣細。與京並建。而長見臺殿之峇峩也。以上序完。橋陵下。是縣內諸官。蓋無不妙。選其才。聲華並茂。奉陵者。如王劉之竹潤。裴李之蘭馨。鄭氏之振古。啖侯之健筆。無不遣詞中律。利物發矧。錦繡紛披。琳瑯照耀也。治邑者。如魯恭之德化。崔瑗之文辭。無不鳧鳥來朝。鶴

駕長隨也。下自序朝儀。隔於霄漢。故客思迴於林泉。
 輾軻飄泊。辭下杜。凌濁涇。短褐萍飄。而兒女關情。窮
 途涕淚。困頓極矣。雖承主人相念。解宇相容。然流寓
 豈能愜懷。所以窮途常醉也。安得擺脫俗累。游於滄
 溟之外乎。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絃奇自見。尚看王生抱此懷。在
 於甫也。何由羨。且過王生慰疇昔。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
 東餒不足耻。多病沈年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

枕艱難遍。瘡痍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交。相戰頭白眼。暗
 坐有胠肉。黃皮皺。命如綫。惟生哀我未平復。為我力致美
 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菹酸。且
 綠金城土酥淨。如練兼求畜豕。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
 故人情味晚。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旋老馬為駒。總不虛當
 時得意况。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長相見。

麟角鳳觜。本能作膠續絃。然不因烹鍊。世不識也。王
 生雖抱奇才。未有設施。世亦不識也。然亦何可及乎。
 徒以風昔之誼。常過王生。以相慰藉耳。王生知我貧

賤卽凍餒亦不足耻。但加以多病沉年苦無健日。更使王生驚怪也。蓋因伏枕彌年。艱難遍歷。而瘡厲三秋。寒熱百戰。以致頭白眼暗。皮皺肉黃。所謂艱難遍也。惟王生哀我之病。力致美膳。遣人賒米。命婦親調。更佐以冬菹土酥。割鮮斗酒。與之諧笑。終宴因歎曰。故人情味久而不變。誰得似此乎。故令我舊疾頓忘。而手足輕健也。古云老馬爲駒。我嘗得意之時。又蒙深眷。意氣激揚。使我輕健若此。方信此語不虛也。但得殘年有飯可飽。得以時常相見。復何求哉。

沙苑行

君不見左輔白沙如白水。繚以周垣百餘里。龍媒昔是渥洼生。汗血今稱獻於此。苑中騾牝三千匹。豐草青青寒不死。食之豪健西域無。每歲攻駒冠邊鄙。王有虎臣司苑門。入門天廐皆雲屯。驕驕一骨獨當御。春秋二時歸至尊。至尊內外馬盈億。伏櫪在坳空。大存逸群絕足信。殊傑倜儻。權奇難具論。纍纍塹阜藏。奔突往往坡陀縱。超越角壯翻。同麋鹿游浮深。簌蕩鼉鼉窟。泉出巨魚長。比人丹砂作尾。黃金鱗。豈知異物同精氣。雖未成龍亦有神。

左輔之沙水。秀發如此。因繚以周垣。且將百里。二句。沙苑龍媒。產於渥洼。古稱汗血。為西域所獻。今苑中。驟牝聚處。水潔草豐。凌寒不死。故每歲攻駒。反多於。西域也。於是虎臣司苑。天廐雲屯。無非奇駿矣。乃奇駿之中。又有超然獨出者。止一驪驪而已。一骨者。其秀在骨。相馬經所云。骨馬而非肉馬也。故春秋二時。獨為至尊之御耳。夫內而天廐。外而監牧郡鎮。不下萬億。而伏櫪者。在坳者。空有其肥大。安得逸群絕足。侷儻權奇。如此驪驪者哉。是以埏阜之遠。雖奔突可藏。而陂陀之高。一超可越。在山則捷。同麋鹿。入水則振盪。龍鼉馬之奇俊如此。正意已盡。又言山川之秀。既陸鍾於馬。餘氣復水鍾於魚。所以巨魚人長。金鱗丹尾。魚之與馬。物雖異而氣則同。馬是龍媒。魚是龍種。故雖未成龍。而神氣已異矣。借魚形馬。此反觀法也。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長安

送蔡希魯都尉還隴右寄高三十五書記

時哥舒翰入奏敕蔡子先

歸

蔡子勇成癖。彎弓西射。健兒寧鬪死。壯士耻為儒。官是先鋒得。材緣挑戰須。身輕一鳥過。槍急萬人呼。雲幕隨開。府春深。赴上都。馬頭金匝匝。馳背錦模糊。咫尺雪山路。歸飛西海隅。上公猶寵賜。突將且前驅。漢水黃河遠。涼州白麥枯。因君問消息。好在阮元瑜。

蔡子以勇成癖。故壯士寧死於戰場。而不願老為書生也。是以官因陷陣而得材。為挑戰所須。蓋其身輕而疾如飛鳥。鎗法而使萬人披靡也。八句寫其勇。昔雲幕而開。開府今春深而赴上都。馬頭金絡。駝背錦

韉行裝之華燦如此。四句是入朝雪山之路。視猶咫尺。西海之遠。不日即歸。上公因寵賜而尚留突將。且卿命而先返。亦以漢水則黃河甚遠。涼州之小麥將枯。以防吐番之侵奪耳。六句是救蔡子先歸。下三句寄高。因其先歸。故憑以寄問。好在猶言安否也。

贈田九判官梁丘

崆峒使節上雲霄。河隴降王款聖朝。宛馬總肥春首藉。將軍不數漢嫖姚。陳畱阮瑀誰爭長。京兆田郎早見招。麾下賴君才並入。獨能無意向漁樵。

田九為哥舒翰判官。崆峒使節指哥舒也。上青霄哥舒入朝也。蓋為吐蕃納款。故入朝奏捷耳。吐蕃既款。則宛馬西來。而春肥首宿。將軍威著。而名過嫖姚矣。下四句方說田。昔有陳雷阮瑀。舊稱賢佐。今誰能爭長乎。古有京兆田郎。君其似之。故早已見招矣。麾下賢才。賴君而同升者。衆獨能無意於我乎。

陪李金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隨意數花鬚。細草稱偏坐。香醪懶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

勝地。花下也。初相引。奉陪也。然豈能趨鏘左右。即陪色笑哉。故徐行自娛。瀟灑任意而已。下寫自娛。見輕而吹鳥毳。隨意而數花鬚。於是細草可以為坐。香醪不必再沽也。因戲曰。醉歸則犯夜矣。金吾禁夜。其畏之。即借此點還李金吾。

醉時歌

從姪勤落第歸作此以別之

陸機二十作文賦。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驍作駒。已汗血。鷲鳥舉翮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水。筆陣直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君

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為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沲。秦東亭。渚蒲牙白水荇青。風吹客衣日杲杲。樹覺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已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陸機二十而作文賦。汝年更小而能綴文。有此奇才。回看世上之兒。皆不足數矣。驂騑作駒。已能汗血。鸞鳥學飛。已連青雲。故汝之詞源如倒三峽。而筆陣直掃千人。上八句言其才下始序落第。只今年才十六。

七耳射策君門。自期第一。乃穿楊百中。已能自信。而霜蹄一蹶。殊出意外也。又慰之曰。掄魁擢秀。亦偶然事耳。况排風凌雲。汝有其質。何必慮哉。所可恨者。汝能咳唾成珠。我已鬢毛衰晚也。以下送別東亭之下。值春光淡蕩。風景正佳。無奈離緒縈懷。反覺風日淒涼。花枝索寞耳。所以尊酒既盡。別恨又添。正以貧賤之別更苦。吞聲飲泣。而酒不能醉也。

戲簡鄭廣文

虞

兼呈蘇司業

源明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

三十年坐客寒無氈。賴有蘇司業時時與酒錢。

初到官舍而繫馬堂堦。一到已有去意矣。故醉即騎馬而歸。不問其他。是以官為戲者。官長非解人。動以文法羈束。而廣文不顧也。所以才名三十年。而其貧更甚。昔稱廣文日寒氈。今并氈亦無矣。蘇司業亦官長也。獨能憐之。已高人一等矣。而罵者何足校乎。

夜聽許十一誦詩愛而作

許生五臺賓。業白出石壁。余亦師粲可。身猶縛禪寂。何指子方便。謬引為匹敵。離索晚相逢。包蒙欣有擊。誦詩渾游

衍四坐。皆辟易。應手看捶鉤。清心聽鳴鏑。精微穿溟滓。飛動摧霹靂。陶謝不枝梧。風騷共推激。紫燕自超詣。翠駮誰剪剔。君意人莫知。人間夜寥閨。

許生修白業於石壁寺。寺近五臺。故曰五臺賓也。予亦遠師粲可。猶為禪寂所縛。何能及子。而以方便之力。謬引為匹敵乎。向來離索。今始相逢。久爾包蒙。方欣有擊。以上序許學佛事。子業如此。文章小伎。不過遊戲而已。而子之誦詩。已足令四坐辟易矣。其熟也。如捶鉤之應手。其清也。如鳴鏑之過耳。其精微之處。

則如穿溟滓。其飛動之處。則如摧霹靂。當使陶謝不敢枝梧。而風雅共為摧激矣。八句寫其誦詩。又曰。君才如良馬。雖超越自能。然誰為剪剔乎。而君用意深遠。人不能知。但見夜境沉沉。虛空寥寂而已。終以禪語結。

夏日李公見訪

李時為太子家令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游。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樓。傍舍頗淳朴。所願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否。墻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喧。葉

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水花晚色。靜庶足充淹。留預恐尊中盡。更起為君謀。

居在遠林。暑氣微薄。故公子適來游耳。貧居實類村塢。而僻近南樓。惟其僻。故鄰家淳朴。而所願易求。惟其易求。故我欲沽酒。從隔屋借問。而墻頭已遞過矣。於是展席清流之上。清風旋繞。客意驚秋。正見遠林暑氣薄也。我居僻。故巢多衆鳥。葉有鳴蟬。喧聒相仍。惟有水花晚色。庶足淹留耳。然鄰家之酒無多。村晚無由更覓。故預恐其盡。而更起為謀也。

與鄆縣源大少府宴漢陂得寒字

應為西陂好。金錢罄一餐。飯抄雲子白。瓜嚼水精寒。無計迴船下。空愁避酒難。主人情爛熳。持答翠琅玕。

止因西陂之好。罄金錢以謀一餐。故飯如雲子之白。瓜若水精之寒。品物精迥。正見罄金錢也。然不肯回船使人避酒無計。主人情重。故賦此以答其詩也。

九日曲江

綰席茱萸好。浮舟菡萏衰。百年秋已半。此日意兼悲。江水清源曲。荆門此路疑。晚年高興盡。搖蕩菊花期。

綰席而茱萸方好。浮舟而菡萏已衰。九日之景。人生百年而今秋已半。故節逢九日而吾意兼悲也。况所游者長安咫尺。止此曲江之湄。乃水國森茫。反似荆門之路。回首故鄉。不禁飄泊耳。應此日兼悲句。年華既晚。興致無多。每至菊花之期。不覺搖落之感。應百。年秋半句也。

杜詩論文五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冬奉先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居然成濩落。白首甘契濶。蓋棺事則已。此意常覬豁。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瀟

上詩論文

奉先五

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承訣。當今廊廟具。構厦豈
云缺。葵藿傾太陽。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
何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以茲悟生理。獨耻事干謁。兀兀
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沉飲聊自
遣。放歌每愁絕。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客
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凌晨過驪山。御榻在
湄嶼。虫尤寒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羽林相摩戛。
君臣間歡娛。樂動殷膠葛。賜浴皆長纓。與宴非短褐。彤廷
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

恩直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
者宜戰栗。况聞內金盤。盡在衛霍室。中堂有神仙。烟霧蒙
玉質。煥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駟蹄羹。霜橙壓香橘。
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北轅
就涇渭。官渡又改轍。群水從西下。極目高翠峴。疑是空峒
來。恐觸天柱折。河梁幸未拆。枝撐聲窸窣。行旅相攀援。川
廣不可越。老妻既異縣。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
飢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里巷亦嗚咽。
所愧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禾登。貧窶有倉卒。生常

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跡猶酸辛。平人固騷屑。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傾洞不可掇。

此詩是詠懷之作。故目中所見。胸中所懷。無端無緒。一。時。序。出。杜。陵。布。衣。老。大。益。拙。者。以。其。愚。而。自。比。稷。契。所。以。頻。年。濩。落。白。首。契。濶。耳。然。而。死。則。已。矣。此。志。必。期。一。伸。孰。謂。憂。世。空。多。熱。腸。而。徒。爲。同。學。所。笑。使。我。浩。歌。激。烈。哉。非。無。遺。世。之。志。足。以。優。游。歲。月。止。因。生。逢。聖。世。不。忍。便。去。耳。今。英。才。濟。濟。雖。棟。梁。之。資。不。乏。廊。廟。而。葵。藿。之。志。獨。傾。太。陽。物。性。固。莫。奪。也。一。段。

自序。無奈世人瑣瑣。惟知各營其私。何爲欲慕大鯨。而輒偃仰滄海乎。所以義命自安。而兀兀至今塵埃。汨沒。雖遠愧巢由。終于涇涇自守。惟有痛飲自遣。放歌愁絕而已。一段。序其耻于謁。乃今歲暮草零。狂風動地。正在京都夜發。又值久陰。所以嚴霜逼身。寒威凜冽也。六句是自京往奉先途路所經。侵辰而過驪山。御榻猶在高處。因想當日未亂之時。游幸於此。侍衛多而旗旌滿山。往來衆而崖石皆滑。湯泉冬煖。而氣如瑤池。羽林夜宿。而周廬密布。君臣畱宴。樂聲動。

天賜浴與宴。無非貴臣也。一段序游幸。又言朝廷頒
賜之帛。出自寒女之手。催徵聚斂。獻僕上供。艱苦如
此。夫聖人制爲筐篚之貢。實欲制治以活國。非縱欲
以勞民。乃後世之臣。不知此義。錙銖而取之。安得不
泥沙而棄之。舍君言臣者。諷諫之義也。多士盈廷。豈
無仁者焉。得不恐懼乎。一段言濫賞。乃上既作之下
復效之。內帑珍奇。盡在外戚。又復高堂生烟霧。中藏
神仙之姿。待客盛服饌。備極聲樂之妙。而厨有暴肉。
道有殮人。咫尺之間。樂枯各異。言之惆悵。安忍再述。

哉。一段序諸楊。皆因行路所經。撫今追昔之感也。今
則喪亂紛然。我欲出山。涇渭又改途官渡。以盜賊充
斥。道路阻塞。故多方跋涉耳。而官渡所經。但見群水
西下。極日皆山。奔流會於其間。疑若空峒之水。觸折
天柱而來。水勢如此。雖幸河梁未圯。然枝撐柱裊。窸
窣聲驚。行旅攀援而急渡。亦危甚矣。一段言途路之
苦。我之所以不憚勞苦。而經歷危險者。因念老妻身
居異縣。十口遠隔風雪。誰能久不相顧。庶幾此往得
同飢渴。及入門。又聞哭聲。而幼子已經飢死。我爲一

慟而里巷亦悲。自媿爲人之父。而使無食天卒。比平常更慘耳。雖秋禾即登。可以望飽。而倉卒貧窶。一時莫支。致有此恨也。一段序到家以後之苦。下又推開一步。曰我生旣免租稅之徵。名不隸征戍之籍。而尚且若是。則平人之苦可知。因默思失業之徒。征戍之子。又復何如哉。所以憂如山積。而不能自巳也。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聞君掃却赤縣圖。乘興遣畫滄洲趣。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

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筆跡遠過楊契丹。得非玄圃裂。無乃瀟湘翻。悄然坐我天姥下。耳中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溼。真宰上訴天。應泣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孤舟立滄浪水深。青溟澗。欹岸側。島秋毫末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班竹臨江活。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男兒。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邪溪。雲門寺。吾獨何爲在泥滓。青鞋布襪從此始。

堂上而忽生楓樹。又見江山烟霧。不亦怪哉。細而察

之則畫也。蓋君畫赤縣之圖。而餘興又畫此滄洲之趣耳。畫師無數。好手不易。故不覺心神俱融。無怪君之矜此筆墨也。近如祁鄭遠如楊契丹俱不可及。應好手句。乃畫之上。山分玄圃。水似瀟湘。對此神往。如坐天姥之下。而耳聞清猿。已足移人之情矣。乃妙蹟感神。又疑鬼神來集。蓋中涵元氣。故足通乎神明。且巧奪天工。當爲造物所忌。一段寫畫之妙。又見野亭春花。漁舟夜渡。青溟如滄海之深。秋毫有昂嶼之勢。而畫圖無湘妃之淚。故臨江多班竹之枝也。一段寫畫中之景。前言大勢。此細敘也。劉侯鑒旣天授。愛復精專。更有兩兒。足嗣其妙。太兒能添樹石。小兒又工人物。所以共成此畫也。夫披圖而見若邪雲門。尚足動我遐想。我獨何爲乎泥中乎。當具青鞋布襪。從此長往矣。

天育驃騎歌

吾聞天子之馬走千里。今之畫圖無乃是。是何意態雄且傑。驥尾蕭梢朔風起。毛爲綠縹兩耳黃。眼有紫焰雙瞳方。矯矯龍性合變化。卓立天骨森開張。伊昔大僕張景順。監

牧攻駒閱清峻。遂令大奴字天育。別養驥子憐神俊。當時四十萬匹馬。張公歎其材盡下。故獨寫真傳世人。見之座右久更新。年多物化空形影。嗚呼健步無由騁。如今豈無腰裏與驪驪。時無王良伯樂死即休。

昔聞天子之馬。日走千里。今之圖畫者。無乃是乎。何以意態雄傑。驥尾蕭梢。而朔風為起也。細觀其相。毛綠耳黃。方瞳紫焰。乃知其德合神龍。而性能變化。種來天馬。而骨法開張。一段序馬。昔有張太僕者。監牧攻駒。賞其清峻。獨令大奴別飼於天育之監。以憐其

驥子之神俊耳。監中雖有四十萬匹。皆出其下也。且又為之寫真傳世。張之座右。可謂愛之甚矣。然年已久遠。馬亦物化。不過空存形影。騁馳無由。尚能動人如此。因自歎曰。驥裏驪驪。世亦不乏。特無王良伯樂之識。孰為之剪拂乎。

驄馬行

鄧公馬瘳人共知。初得花驄大宛種。夙昔傳聞思一見。牽來左右神皆竦。雄姿逸態何峭崿。顧影嬌嘶自矜寵。隅目青炎夾鏡懸。肉駿礧礧連錢動。朝來少試華軒下。未覺千

金滿高價赤汗微生白雪毛銀鞍却覆香羅帕卿家舊物
 公能取天廐真龍此其亞晝洗須騰涇渭淡文趨可刷幽
 并夜吾聞良驥老始成此馬數年人更驚豈有四蹄疾於
 鳥不與八駿俱先鳴時俗造次那得致雲霧晦冥方降精
 近聞下詔喧都邑肯使獻麟地上行

鄧公馬癖人所共知有此癖而得此馬喜可知也然
 此馬亦久著人間矣傳聞而尚思一見寫李之癖牽
 來而左右已驚寫馬之好也乃細觀之而雄姿逸態
 聳然出群神采如此宛轉隨人驕癡矜寵性態如此

隅目精熒肉驥礮礮形貌又如此及朝來親試覺千
 金不為高價故愛惜之甚赤汗微生業已香羅輕覆
 恐傷於風也夫有馬如此况是公家故物可不取乎
 又為天廐之亞不易得矣故晝洗而涇渭飛騰夕行
 而幽并夜至也又聞良馬老而始成此馬數年必當
 更好蓋豈有四蹄之物而疾如飛鳥者乎雖不能與
 八駿並驅是豈世間易致即大宛海上必待雲霧晦
 冥神龍始一降精耳近聞下詔求駿是當復歸天廐
 肯使終老地上乎

官定後戲贈

時免河西尉為右衛率府兵曹參軍

不作河西尉。淒涼為折腰。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托聖朝。故山歸興盡。回首向風颯。

我之不作河西尉者。止為折腰。故也。所以老夫不

堪奔走而率府且為逍遙耳。我志乎止。因耽酒

而必待微祿。故且就率府狂歌。而願在朝廷。故不作

河西尉也。夫淹留如此。歸興已盡。能不向西風搔首

乎。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奉先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傑。開

筵。上日思芳草。安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千里

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為

緩憂心擣。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座中薛華

善醉歌。歌詞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為長句。汝與山東李

白好。何劉沈謝力未工。才兼鮑照愁絕倒。諸生頗盡新知

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盃。

如澆之酒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

土寺論文

奉先五

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文章有神交亦有道。二子得之。故名譽早也。愛客而
 豪傑滿堂。頂交有道句。况開筵之時。方正月之朔。而
 已興思芳草。然安得走捷足於江南。遠折梅花。筵前
 亂插。照映晴光乎。無奈千里之道。水雪猶存。遠不可
 覓。惟痛飲以開懷抱耳。然此何等時乎。垂老之日。又
 值亂離。故雖有急酒。為之緩引。所謂憂心悄悄。愁焉
 如擣也。汝等少年。且盡情歡笑。而我已形容枯槁。豈
 無股憂乎。座中幸有薛華善歌。能詩。風格可敵李白。

方覺何劉沈謝。力有未工。而才兼鮑照。方為絕詣耳。
 然汝等少年。但曉新知之樂。不知萬事轉燭。頃刻千
 變。何能自保耶。我惟有始終痛飲。消愁而已。故酒酣
 之後。惟願風吹野水。俱化為酒。則有酒如澆。且令一
 時快意。何必問窮愁之安在哉。因又念荒郊秋雨。古
 壙新頽。白骨寒原。青苔徧蝕。則百年草草。所云萬事
 不能自保者也。又何必不飲而心哀也哉。總結通篇。

白水縣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

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况當朱炎赫。高齋

坐林杪信宿游衍間。清晨隨躋攀。傲睨俯峭壁。崇崗相枕帶。曠野懷咫尺。始知賢主人。贈此遣愁寂。危堦根青冥。曾水生浙瀝。上有無心雲。下有欲落石。泉聲聞復息。動靜隨所激。鳥呼藏其身。有似懼彈射。吏隱適性情。茲焉其窟宅。白水見舅氏。諸翁乃仙伯。杖藜長松陰。作尉窮谷僻。為我炊離胡。逍遙轉良覿。坐久風頗怒。晚來山更碧。相對十丈蛟。歛翻盤渦折。何得空裏雷。殷殷尋地脉。烟氛藹齒翠。颺颺森慘戚。崑崙崆峒巔。迴首如不隔。前軒頽反照。嚙絕華岳赤。兵氣漲林巒。川光雜鋒鏑。知是相公軍。鐵馬雲霧積。

玉筯淡無味

豈強敵長歌激屋梁。淚下流衽席。人生

半哀樂。天地有順逆。慨彼萬國夫。休明備征。猛將紛填。委廩謀蓄長策。東郊何時開帶甲。猶未釋欲告清宴。罷難拒幽明。逼三歎酒食。傍何由似疇昔。

有客自謂也。從南縣而來。尚未知其誰適也。况當此

長日易飢。炎威甚逼乎。四句泛。起一日借此高齋坐

於林杪。數日游。此寂寥。清晨而陪躋攀。馮吊而臨石

壁。遠而望焉。但見崇崗自相枕帶。曠野近於咫尺。始

知主人贈此以遣愁寂耳。一段崔嵬高齋。階基臨於

無地故風氣甚涼。况上有無心出岫之雲。下有臨崖將落之石。泉行其間。動靜皆遇激而成音。鳥呼其間。隱現如知機而避害。此吏隱於此者。適性情而爲居止也。一段高齋之景。我來自白水。見舅氏諸翁。逍遙於此。豈非仙伯乎。所以杖藜而行松陰。作尉而處窮谷。且爲我晨炊。而從容快悟也。一段序崔少府於是坐久而風起。風起而山碧。山中一雨。澗水如長蛇波。翻渦折而水聲喧。歷如空中之雷。殷殷鳴於地中。不言雨而雨勢極矣。旣晴而烟嵐蒙藹於高山。颺颺猶慘

戚於深樹。及雲開氣清。崑崙崙崙。舉首皆見。故前軒之反照方落。而遠山之華岳盡赤也。一段高齋雨後水漲之景。何以知其雨。景觀下首可見也。又言兵戈方盛。陰氣正森。蓋哥舒相公之軍屯於崆峒。華岳之間。而雲氣爲之晦冥也。夫至尊雖爲旰食。而祿山豈爲強敵乎。然消息不來。故爲之悲歌流涕也。以上因高齋所見。帶敘時事。又言人生之哀樂相承。天地之順逆有辨。哀樂良觀。與淚下也。順逆祿山與哥舒也。總結通篇。又言萬國之人。皆將奮起。以答承平。而且

猛將如雲。庸算多勝。則東郊何時而開。乃帶甲至今。未釋乎。憂來萬端。請為罷宴。蓋幽明逼迫。食不下咽。無由似平日之興會也。

三川觀水漲二十三韵

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北上惟土山連天走窮谷。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自多窮岫雨。行潦相逐。蹙蒼筤。川氣黃。群流會空曲。清晨望高浪。忽謂陰崖路。恐泥窺蛟龍。登危聚麋鹿。枯查卷拔樹。礪硯共充塞。聲吹鬼神下。勢閱人代速。不有萬穴歸。何以尊四瀆。及觀源泉漲。反懼江海覆。

漂沙坼坼去。漱壑松柏禿。乘陵破山門。迴幹裂地軸。交洛赴洪河。及關豈信宿。應沈數州沒。如聽萬家哭。穢濁殊未清。風濤怒猶蓄。何時通舟車。陰氣不黷。黷浮生有蕩。汨吾道正羈。束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雲雷屯不已。艱險路更踟。普天無川梁。欲濟願水縮。因悲中林士。未脫衆魚腹。舉頭向蒼天。安得騎鴻鵠。

從華原而來。不見平陸。一望皆土山窮谷。又以火雲

釀雨。飛電流光。所以積雨自多。行潦相逐也。山中出

雲。雲雨流潦。此水漲之故。下乃實序。蒼筤。而川氣黃

者以群流會於空山之曲也。晨望高浪翻空。真若山
頽崖覆。故蛟龍竄出於平陸。麋鹿聚處於高岡。况水
勢之暴。則枯查流而大樹已拔。礧塊積而巨石俱流。
且大聲如鬼神之來。而勢下如人代之速。初日不辭
萬壑之歸。以見四瀆之大。及觀川原之暴漲。反滙江
海之倒流矣。故漂沙則圻圻而去。激壑則松柏爲禿。
凌高則山門將破。迴流則地軸恐裂。而且近合洛水。
遠赴大河。苟一葦乘流。及關當不一日也。因嘆此河
洛之間。水勢滔天。應見數州之沉。如聽萬家之哭矣。
始猶望其時或少減。不意濁流未清。而風怒未已。何
時可通舟車。而使陰氣不慘。黷平。下自序。浮生亦有
蕩汨。吾道正在羈束。人寰不容。而奔走於石壁之上。
已滑不受足矣。况雲雷未散。險路跼踖乎。天下大亂。
在處橋梁阻壞。我欲濟此。惟望水退耳。因念中林之
士。未脫魚腹之危。舉首問天。安得鴻鵠之翼。乘之以
飛越耶。

贈高式顏

昔別是何處。相逢皆老夫。故人還寂寞。削跡共艱虞。自失

土寺論文

奉先五

論文友空知賣酒壚平生飛動意見爾不能無

喪亂之中忽然得見而相視茫然但知相別之久不
記所別之處矣所以今日相逢俱成老大也兩句已
極悲惻况故人之文章未達我亦削跡艱虞別後情
事如此故論心無人不復過問酒家矣然軾軻雖極
而意氣猶存平生飛動之意見爾又不能自己也

彭衙行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淡彭衙道月照白水山
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顏參差谷鳥吟不見游子還
癡女饑咬

我啼畏猛虎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喚小兒強解事故
索苦李餐一句半雷雨泥濘相攀牽既無禦溼備徑滑衣
又寒有時經契濶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餓糧卑枝成屋椽
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少畱同家窪欲出蘆子關故人
有孫宰高義薄層雲延客已曛黑張燈啟重門爇湯濯我
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眾雛爛熳睡喚
起霑盤殮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遂空所坐堂安居奉
我歡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別來歲月周仍構患
何當有翅羽飛去墮爾前

憶昔避賊北走之時險艱歷盡而夜深彭衙道則險
艱之最苦者也月照荒山滿目蒼然前後無際我於
其間盡室徒步而老妻弱息踉蹌顛連逢人能無愧
乎山中但聞鳥鳴谷應絕無一人往還也見女累多
餓糧斷絕癡女初猶忍飢至不能忍而啼孰知猛虎
在側將尋聲而來彼不知也啼者愈啼急者愈急矣
乃女哭未終兒啼復起而小兒又索苦李也彼見女
之啼號強作解事於無可如何之中想出苦李孰知
空山之中卽苦李亦不可得乎其極解事處堪笑復

堪憐矣夫晴天遠道尚極艱難而一旬之中半值雷
雨泥濘足下旣禦溼無具身上又禦寒無衣安得不
困頓哉况當人家踈濶無處駐足竟日止行數里故
途間野果以充餓糧樹下低枝便當屋宇矣野果充
餓糧故小兒有苦李之見解也於是早行石土之水
一旬多雨也暮宿天邊之烟單枝屋椽也然我將何
向乎欲少畱同家之窪再出蘆子之關去住無憑飄
搖靡定忽遇故人孫宰高義薄雲時我到已昏黑矣
而張燈延客洞開重門頃刻不復畱滯更以我徒步

而灌我足。○以我困頓而招我魂。○用剪紙招魂句。○以見此時正死而復甦也。○從此妻孥出拜。○相對涕流。○寫不意之中。○喜出望外耳。○回視衆雛。○飢餓勞頓之後。○一遇善地。○睡思已濃。○喚起而需盤飧。○顛倒朦朧。○口開眼合。○是極堪笑處。○正堪憐堪痛之甚也。○故人之高義如此。○誓將結爲兄弟矣。○又空其正堂。○安居奉我。○嗟乎誰肯於艱難之際。○開誠相與。○如夫子者乎。○故別來一年止。○因祿山構禍。○不得前來。○而患難相與之情。○刻刻在念。○不能奮飛。○故思爾爲勞也。○此事後追憶之詩。○悞入詳

見論事

得舍弟消息二首

近有平陰信。○遙憐舍弟存。○側身千里道。○寄食一家村。○烽火舉新酣。○戰啼垂舊血。○痕不知臨老。○日招得幾時魂。

時遭離亂。○骨肉飄零。○滿意弟之不復見矣。○近得平陰之信。○憐汝之尚在也。○反若是意外之事。○然我方奔走於千里之道。○汝猶寄食於一家之村。○彼此皆無寧宇。○以烽火之酣戰。○方新故啼痕如舊也。○卽欲招魂而歸。○而年已垂老。○不知尚有幾時耳。○哀哉。

汝懦歸無計。吾衰往未期。浪傳烏雀喜。深負脊令詩。生理何顏面。憂端且歲時。兩京三十口。雖在命如絲。

汝懦而不能歸。我衰而又不能往。兩地阻絕。雖喜消。自心遠至。我自愧急難無由也。蓋道塗奔走。寄食於人。我亦覩顏苟生。憂端與歲時俱積耳。故汝處東京。我處西京。家累既多。無計自活。雖在而命已如絲矣。應遙憐句。

杜詩論文六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玄宗天寶十五載秋陷賊中

哀王孫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驅馳。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名姓。但道困

士詩論文

陷賊中六

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荆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頌。昨夜秋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務面請雪耻。慎勿出口他人狙。哀哉王孫。慎勿疎五陵佳氣。無時無。

此詩是紀事之作。城頭之烏。乃于門上。城中無人矣。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無人矣。蓋因達官避亂也。祿山之亂。變起倉卒。玄宗出幸。匆忙使金鞭折。九馬死。

時已危急。故骨肉不能相待。而致王孫之流落耳。此下方寫王孫事。腰下寶玦猶在。路傍流落堪傷。畏懼之極。姓名既不敢道。困苦之極。卽奴僕亦所甘心。况經逃竄荆棘。肌膚破裂。形貌已不堪矣。夫形貌雖殘。骨氣自異。覺隆準之相。自與常人殊也。豺狼在邑。祿山也。龍反在野。玄宗也。則吞噬可慮。王孫可不自保。與所以不敢顯與之語。又不忍恣然竟去。且賊勢正盛。春風皆爲血腥。而橐駝縱橫都輦。因嘆朔方健兒。勇悍久著。昔之禦吐番者。何其銳。今不能守潼關者。

何其愚也。今肅宗即位靈武。已借兵回紇。花門務面之衆。許為報仇。雪耻。將不日蕩平矣。然他人狙伺者多。王孫慎勿出。口。惟有千萬慎重。五陵王氣未衰。豈終於流落乎。

月夜

今夜鄜州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溼。清輝玉臂寒。何時倚虛幌。雙照淚痕乾。

此時公留家鄜州。故望鄜州之月。而念閨中之獨看也。况小兒女隨處寄身。不知無家之苦。夫憶長安已

悲。不。外。此。憶。意。更。悲。矣。因。想。此。月。之。下。霧。靄。而。雲。鬟。欲。溼。輝。清。而。玉。臂。甚。寒。貼。閨。中。句。蓋。此。時。看。既。獨。看。哭。亦。獨。哭。何。時。得。以。聚。首。而。同。憂。乎。雙。照。應。獨。看。也。

遣興

驥子好男兒。前年學語時。問知人客姓。誦得老夫詩。世亂憐渠小。家貧仰母慈。鹿門攜不遂。鴈足繫難期。天地軍麾滿。山河戰角悲。倘歸免相失。見日敢辭遲。

因上小兒女。而念驥子也。學語未幾。已能問人。而知客姓。聽吟而能誦詩。正見好男兒也。既遭世亂。幼更

堪憐况值家貧而惟仰母氏父既遠別故也因嘆日
欲同隱而相攜未得望書寄而音信難期蓋因天地
之內無非軍麾山河之間無非戰角也喪如此倘
得歸而不至相失已為至幸敢怨見日之遲乎

曲江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游子空嗟垂二毛白
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曲江秋高故氣色蕭索而菱荷盡委風濤矣歲月感
人故游子有二毛之歎也夫我嗟頭白而江上之白

石素沙亦隨波蕩漾似與我蕭騷相映因嘆哀鴻尚
求其友我何以獨躑躅於此耶

卽事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比屋豪華固難數吾
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卽事吟詩不必計其為今為古而隨處放歌激越於
林莽而已比屋之豪華固無數吾則貧賤自安無奈
弟姪之傷心淚雨也借傷人之感泣為自己之悲傷
而意更苦矣

自斷此生休問天杜曲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

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

又言此生之出處。我將自決。不必問天也。蓋杜曲尚有薄田。可以歸隱。而南山相近。移住其間。短衣匹馬。看射猛虎。亦可以終老矣。何為棲棲曲江耶。數闕之後。心意斷絕。故借壯語以遣其悲懷也。

悲陳陶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群歸來雪洗箭。仍唱歌飲都市人。回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此因房琯陳陶斜之敗而悲之。孟冬。紀時也。十郡良家子。紀衆也。一旦血流澤中。化為野水矣。想其時呼聲動天。黃塵蔽地。天地亦為變色。實則野曠天清。絕未嘗一矢加遺。而四萬義軍俯首就戮。所以可悲也。祿山之軍得勝而歸。高歌暢飲。而都人則感憤悲啼。惟望官軍之更至。以見人心之不忘唐也。

悲青坂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窟。黃頭奚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晚蕭瑟。青是烽烟白人骨。焉得

土寺論之

陷賊中六

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此亦咏房琯之事。我軍於青坂。在京師之東。天寒而處寒山。飲寒水。已覺兵氣之不揚矣。黃頭奚兒。祿山之軍也。落日之時。不過數騎馳突。而萬眾已消亡矣。正寫官軍之怯弱也。山雪河水。晚來蕭瑟。但見烽烟遠起。白骨縱橫而已。然勝敗兵家之常。安得附書於官軍。令其堅守。無倉卒解散乎。

對雪

戰哭多新鬼。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迴風。瓢棄

尊無綠。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

通首寫對雪之心事。戰哭而多新鬼。故愁吟獨有老翁也。正在愁時。雲低天暗。雪舞迴風。則愁中益苦矣。况瓢棄而綠酒已罄。爐存而煖氣全無。則雪中益寒矣。兼之數州消息不來。天下事又復如此。所以獨坐書空。而難禁愁思也。

唐肅宗至德二載春陷賊中

元日寄韋氏妹

近聞韋氏妹。迎在漢鍾離。郎伯殊方鎮。京華舊國移。春城

土寺論之

陷賊中六

迴北斗郢樹發南枝。不見朝正使。啼痕滿面垂。

直起。近聞韋氏之妹。已在漢鍾離矣。昔也郎伯為殊方之鎮。今也京華之舊事已移。故致此顛沛耳。我在京師。而城迴北斗。汝居郢地。而樹發南枝。兩地懸殊。故兩邊悵望也。迴北斗發南枝。為元日映帶。然不特家人睽隔也。即朝正之使不至。則禍亂何日可平。兄妹何日得見。不覺啼痕之滿面矣。郎伯妹夫也。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

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國破而山河猶在。故城春而草木已深。深字已兼榛蕪叢雜之意矣。蓋河山如故。草木無知。而物換人移。家亡國破。觸目傷心也。因其感時。故看花亦為濺淚。惟其惜別。故聽鳥亦為驚心。而所以感時惜別者。以烽火已連三月。而家書如值萬金耳。又歎曰。我已老矣。白頭短髮。已不勝簪。能不因春望而悲哉。

憶幼子

驥子春猶隔。鶯歌暖正繁。別離驚節換。聰慧與誰論。澗水

空山道柴門老樹村憶渠愁只睡炙背俯晴軒

念驥子之久別者以聽鶯語之又新也別離已驚節換頂鶯歌句聰慧而與誰論頂驥子句我奔走於澗水空山之道汝獨寄於柴門老樹之村卽羌村也故憶渠之極反成愁睡方曝背晴軒已不覺俯而惘然矣

一百五日夜對月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斫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
此儻放紅蕊想像嘯青娥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

此亦對月憶內之詩一百五日卽寒食也無家而遇寒食故有淚亦如金波金波已襯出月字矣斫却月中之桂清光更多用世說語二句月憶此儻隔歲而紅蕊又放家中望月想嘯青娥矣彼牛女不必愁怨秋來卽有渡河之期我不知何時得見耳

哀江頭

少陵野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鎖千門
細柳新蒲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苑中萬物生顏色
昭陽殿裏第一人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帶弓箭
白馬嚼

齧黃金勒翻身向天仰射雲一笑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
 今何在血汚游魂歸不得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
 消息人生有情淚霑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騎塵滿
 天欲往城南望城北

杜陵野老而吞聲哭者以春日潛行於曲江之曲也
 日吞聲日潛行身在賊中也江頭宮殿遭亂空關則
 細柳新蒲又為誰綠乎因憶玄宗盛時行幸南苑苑
 中萬物生輝而昭陽第一人所謂貴妃者同輦隨君
 長侍君側輦前射生宮女皆帶弓箭而白馬金羈仰

射連中貴妃方為之一笑今則明眸皓齒不知何往
 徒有血汚游魂難歸月下矣指馬嵬事也但見清渭
 東流肅宗在也劍閣深遠玄宗去也兵戈阻絕消息
 不通人生有情俱為淚落而江水江花年年如此豈
 有終極又安問人事之興亡耶所以祿山之亂寇騎
 滿城欲往城南又望城北倉皇奔走靡所定止也

送孔巢父謝病歸游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烟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
 竿欲拂珊瑚樹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
 土寺論文

織女回雲車。指點虛無引歸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
 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靜者
 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
 中書。南尋禹穴見李白。道甫問訊今何如。

巢父棹頭而往者。以東游入海也。二句已盡題意。詩

卷留天下之傳誦。釣竿拂海底之珊瑚。接入海句。然

東海之外。深山大澤。龍蛇聚處。春寒荒野。風景淒涼。

君自有織女雲車。指點歸路。蓋以君有仙骨。而世人

不知耳。織女亦因東海。而借用浮槎客星事也。因言

君之仙骨如此。惜君之人。方欲苦留。不知富貴如草

露易晞。君豈戀此。下乃寫送別。蔡侯靜者。意有餘。是

巢父一流人。故置酒相送。罷琴而惆悵。月照而傷離。

復囑曰。何日尺書寄我。從空而降乎。神仙中人。更有

青蓮。當于禹穴相遇。為我一問訊之。末二句兼呈李

白。

大雲寺贊公房四首

燈影照無睡。心清聞妙香。夜深殿突兀。風動金琅璫。天黑

閉春院。地清棲暗芳。玉繩回斷絕。鐵鳳森翱翔。梵放時出

土寺論交

寺鐘殘仍殷牀明朝在沃野苦見沙塵黃

避亂奔走託宿僧房通首皆夜中所聞見也無睡故見燈影燈明而睡益不成矣然禪房寂靜燈影深沉使人心清心清而遂聞妙香是僧房無睡語也燈影之下但見殿影之突兀又聞風鐸之琅噀此時天黑而春院已閉院外暗芳徧地不可見矣於是仰而望之而玉繩迴於天際鐵鳳翔於空中側而聽之而梵響徹於林巒鐘聲殷於牀榻天將曉矣又將率曠野而碌碌於風塵乎

兒童汲井華慣疾瓶在手霑灑不濡地掃除似無帚明霞爛復閣霽霧寒高牖側塞被徑花飄搖委墀柳艱難世事迫隱遁佳期後悟語契深心那能總鉗口奉辭還杖策暫別終回首泱泱泥污人狎狎國多狗既未免羈絆時來憩奔走近公如白雪執熱煩何有

此首則將曉以後也一夜無眠側身靜聽而知兒童早起已攜瓶汲井矣暗中摸索瓶鉢無聲故日慣捷也又聞攜瓶而入灑地不令霑濡掃除不聞帚響謹細如此未幾而天大曉矣明霞照於複閣霽霧披於

高踰起而視之。徑花紛杳。柳飄搖。眼中爲之一新。因歎曰。久爲世事所迫。而隱遁已遲矣。然我亦宿有根器。故一語契心。機鋒應口。今杖策奉辭。又復臨岐。回首者止。因塵土汚足。國狗噬人。遂不免於羈絆。然性之所樂。當時來就。憩耳如公白雲之姿。令人心地自涼。安得不親近乎。

心在水精域。衣霑春雨時。洞門盡徐步。深院果幽期。到扉開復閉。撞鐘齋及茲。醍醐長發性。飲食過扶衰。把臂有多日。開懷無愧辭。黃鶯度結構。紫鴿下梁恩。愚意會所適。花邊行自遲。湯休起我病。微笑索題詩。

此首則起後游覽。早食之時也。心在水精域。內外清微矣。衣霑春雨時。化機沁入矣。於是洞門到處徐步。深院果遂幽期。然到門欲開而出。又閉而入者。因聞鐘聲而齋時至矣。齋時所食者。醍醐足以發性。飲食足以扶衰。故雖把臂入林。已爲多日。而開懷享此絕無愧詞。方外之人。用不得世法語也。勝地幽深。飛動自適。但見黃鶯度於簷隙。紫鴿下於梁恩。愚意別有所會。故花下遲遲也。乃贊公又提我綺語病根。而索

題詩矣

細軟青絲履。光明白氎巾。深藏供老宿。取用及吾身。自顧轉無趣。交情何尚新。道林才不世。惠遠德過人。雨瀉暮簷竹。風吹青井芹。天陰對圖書。最覺潤龍鱗。

此首贊公有所贈而謝之也。青絲履。白氎巾。皆深藏以供老宿者。取用及於吾身。何以當此耶。我自顧已知其可厭。而贊公之交情尚新。蓋如贊公者。道林之才不世。惠遠之德出人。故足為我深交耳。未幾而雨瀉暮簷之竹。風吹青井之芹。天又暮矣。陰靄滿天。如

對圖書。但覺長松落落。龍鱗潤澤而已。點出一暮字。蓋從早至今。而是日已過矣。

雨過蘇端

端置酒

鷄鳴風雨交。久旱雨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諸家意所歷。一飯跡便掃。蘇侯得數過。歡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據懷抱。紅稠屋角花。碧委墻隅草。親朋縱談詭。喧鬧慰衰老。况蒙霈澤垂。糧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復道。

鷄鳴風雨已足懷人。又在久旱之餘乎。我則奔走於

春泥之中實爲飢迫也。早起應鷄鳴，句屈指而數諸家。一過不復，其人可知。而數過不厭者，止一蘇侯。故每相見之時，歡喜傾倒也。下寫歡喜傾倒之事，蓋蘇侯相憐，每一過時，果餌紛列，而濁醪在前，可以盡醉。攄懷矣。况好雨之後，紅者屋角之花，綠者墻隅之草。稠旣因雨而開，委亦因雨而倒也。於是親友喧笑，以慰愁寂。頂盡醉句，今霈澤旣垂，糧粒有望，雖妻孥隔絕，兵革縱橫，且姑置之矣。

喜晴

皇天久不雨，旣雨晴亦佳。出郭眺西郊，蕭蕭春增華。青熒陵陂麥，窈窕桃李花。春夏各有實，我飢豈無涯。干戈雖橫放，慘淡鬪龍蛇。甘澤不猶愈，且耕今未賒。丈夫則帶甲，婦女終在家。力難及禾黍，得種菜與麻。千載商山芝，往者東陵瓜。其人骨已朽，此道誰疵瑕。英賢遇軼軻，遠引蟠泥沙。顧慙昧所適，迴首白日斜。漢陰有鹿門，滄海有靈槎。焉能學衆口，咄咄空咨嗟。

久晴而雨，雨旣佳。旣雨而晴，故晴亦佳也。於是遠眺西郊，覺春物增華矣。下接春增華，青熒者陵陂之麥。

窈窕者桃李之花。預想春夏之間。饑糧在望。我飢豈
 無盡日乎。無奈干戈橫起。龍蛇共鬪。雖不能如太平
 之時。農安於畝。然趁此雨澤。當努力耕種。丈夫則帶
 甲遠戍。而婦女終於在家。即婦女力弱。不能及禾黍。
 而菜麻之類。或可種也。夫世變如此。惟有決計長往。
 耳。遠如商山采芝。又如青門種瓜。其人雖死。至今無
 人指摘。故英賢遇輾軻之時。遠引高蹈。而不顧也。我
 獨昧於所往。而日日蹉跎。將何為哉。鹿門可隱。靈槎
 可乘。焉能學眾人碌碌。空為嗟歎乎。

鄭駟馬池臺喜遇鄭廣文同飲

不謂生戎馬。何知共酒盃。燃臍郿塢收。握節漢臣回。白髮
 千莖雪。丹心一寸灰。別離經死地。披寫忽登臺。重對秦簫
 發。俱過阮宅來。醉留春夜舞。淚落強徘徊。

初享成平。不謂其生兵馬也。而生兵馬矣。既經離亂。
 不意其尚能共酒盃也。而共酒盃矣。然今日之能同
 飲者。以祿山之死。而廣文得回耳。用蘇武不降事。為
 廣文出脫。然年已老矣。白髮如雪。事已去矣。丹心成
 灰。不可哀哉。乃別離之後。經歷死地。而相遇之地。忽

共登臺樂又何如也。重對秦簫點。還駙馬俱過阮宅。序出駙馬為廣文之姪。下乃點同飲。蓋死別之餘。思前想後。故春夜留舞。而淚落徘徊耳。

杜詩論文七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自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至德二載夏行在

喜遶行在所三首

西憶岐陽信。無人遂却回。眼穿當落日。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引。蓮峰望或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第一首追序未至之前。西望鳳翔之信。而無人往來。

也。眼穿正當落日。心死如著寒灰矣。當落日正是西望也。西望而終不得信。遂冒險而來。但見霧樹成行。若為相引。蓮峯在望。忽爾當前。此二句身在道中矣。及既至而所親。怪我老瘦。孰知賊中潛度。已極其辛苦哉。老瘦反從親友目中看出。苦甚。

愁思胡笳夕。淒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間道暫時人。司隸章初覩。南陽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霑巾。

第二首。初至之時也。昔也愁思而聽笳聲之夕。每淒涼而望漢苑之春。已不望生還矣。今日忽爾生還。雖

為可喜。回思間道奔馳。寄性命於俄頃。所謂歸則人不歸。則鬼。故曰暫時人也。既至見司隸之章服方新。南陽之氣色已改。二句用光武事。以比肅宗。昔欲望一信而不可得者。今親見之。不覺喜極而淚下也。

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興年。

第三首。既至之後。深喜之之詞也。蓋間道而不達。則死於道路。誰知之者。此時身當其際。不知其苦。及歸來痛定。始知自憐耳。不意重見太白之雪。復遇武功

之天况武功太白之間朝廷麤定而影靜立於班行
心已蘇於侍衛始信肅宗再造從此始矣

述懷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麻鞋
見天子衣袖露兩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受拾
遺流離生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不
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鷄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
戶牖摧頽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
欽峯猛虎場鬱結回我首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

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
處恐作窮獨叟

此既至行在而憶家之作也因思去年潼關之破留
家鄜州隔絕已久至今夏而得達行在困苦之中麻
鞋破衣以見天子朝廷憫其生還親故傷其老醜乃
於流離涕淚之中忽受拾遺之命主恩厚矣故欲一
訪家室而不忍言也且寄書往問不知家猶在否傳
聞寇亂之餘此地亦曾罹禍殺戮殆盡矣如果然乎
則山中破屋已無人居而蒼松僻地骨猶未朽也如

未必然乎。則亂兵之中。幾人得全性命。焉得一家盡
免乎。况盜賊既多。猛虎不少。使我鬱結而回首。也是
亂後消息未來。徬徨未定。光景自家書去後。又已十
月。固日夜望之。又恐傳聞或真。消息未來。尚有萬一
之望。若消息一至。便是決絕之詞。既望其來。又畏其
至也。寸心之中。一日千慮如此。又歎運數雖已興隆。
平生又復耽酒。乃於歡會之處。鬱結沈思。恐家室盡
亡。遂作窮獨。故遇歡場而獨戚也。

得家書

去憑游客寄來為附家書。今日知消息。他鄉且舊居。熊兒
幸無恙。驥子最憐渠。臨老羈孤極。傷時會合疎。二毛趨帳
殿。一命侍鸞輿。北闕妖氛滿。西郊白露初。涼風新過雁。秋
雨欲生魚。農事空山裏。眷言終荷鋤。

因游客之便。昔為寄書而往。今又附書而來。始知消
息也。家室猶在舊居。二子幸得無恙。喜可知也。又歎
臨老羈孤者。因奔趨帳殿。而受拾遺之命耳。二毛接
臨老帳殿。是行在也。然慶緒未除。北闕之妖氛尚滿。
飄流未幾。西郊之白露已涼。蓋夏日至此。今已秋深。

矣。涼風秋雨過。馬生魚物感人家。思則何日得歸。而荷鉏終老乎。

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

驄馬新鑿蹄。銀鞍被來好。繡衣黃白郎。騎向交河道。問君適萬里。取別何草草。天子憂涼州。嚴程到須早。去秋群反。不得無電掃。此行收遺疇。風俗方再造。族父領元戎。聲名閣中老。奪我同官良。飄飄按城堡。使我不能餐。令我惡懷抱。若人才思濶。溟漲浸絕島。尊前失詩流。塞上得國寶。皇天悲送遠。雲雨白浩浩。東郊尚烽火。朝野色枯稿。西極

柱亦傾如何正穹昊

驄馬御史之馬也。新為剪剔。被以銀鞍。而繡衣之郎。騎向交河之道矣。夫交河萬里。何以草草相別。因天子為吐蕃而憂涼州。故嚴程刻往耳。下接憂涼州。去秋吐蕃陷隴右諸郡。不得不加驅除。斧鉞雖為剪寇。而玉石未免俱傷。故命君往撫遺黎。再造風俗也。因言我叔父鴻漸鎮涼州。領元戎。亦自臺省而出。今又奪我同官之良。使按城堡。令我慘不能食。而懷抱俱惡也。以上赴武威下四句。方及長孫若人才思之濶。

如長天巨浸。使我尊前既失詩流。反令塞上忽得國寶耶。下二句送別。所以皇天若為興悲。而雲雨浩浩也。又言今東郊烽火未息。朝野彫瘵未除。則西柱將傾。侍御此行。何以整頓之乎。

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

威弧不能絃。自爾無寧歲。川谷血橫流。豺狼沸相噬。天子從北來。長驅振彫敝。頓兵岐梁下。却跨沙漠裔。二京陷未收。四極我得制。蕭索漢水清。緬通淮湖稅。使者紛星散。王綱尚旒綴。南伯從事賢。君行立談際。坐知七曜曆。手畫三

軍勢。冰雪淨聰明。雷霆走精銳。幕府輟諫官。朝廷無此例。至尊方旰食。仗爾布嘉惠。補闕暮徵入。柱史晨征憩。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回風吹獨樹。白日照執袂。慟哭蒼烟根。山門萬里閉。居人莽牢落。游子方迢遞。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列帝。我無匡復資。聊欲從此逝。

先王制弧矢以威天下。自玄宗失柄。亂無寧歲矣。故

川谷血流。豺狼相噬也。肅宗長驅北來。力振彫敝。雖

頓兵鳳翔。而風行沙漠。雖二京未收。而威制四海。所

以漢水清。淮湖通。使者星馳。而王綱未絕也。以上序
 時事。下序侍御赴漢中。南伯求從事之賢。而君相合
 於立談之際。以君能上知星曜。下識山川。聰明淨於
 冰雪。意氣銳於雷霆。故輟諫官。以歸幕府。雖往無此
 例。蓋至尊方且旰食。仗爾出布嘉惠。方以補闕徵入。
 又以御史晨征也。正當艱難之時。籍爾為長久之計。
 爾焉得辭乎。以下送別。回風吹獨樹。自喻也。白日照
 執袂紀時也。慟哭蒼山之下。而山家之戶皆閉。寫別
 意之蕭條如此。居者方為牢落。自謂也。行者且復迢
 遰。謂長孫也。下乃自歎。我方徘徊而悲生。離局促而
 老。一世雖為陶唐之遺民。亦望後漢之長久而愧無
 匡復之才。亦將從此逝矣。

送從弟亞赴河西判官

南風作秋聲。殺氣薄炎熾。盛夏鷹隼擊。時危異人至。令弟
 草中來。蒼然請論事。詔書引上殿。奮舌動天意。兵法五十
 家。爾腹為篋笥。應對如轉丸。疎通略文字。經綸皆新語。足
 以正神器。宗廟尚為灰。君臣俱下淚。空峒地無軸。青海天
 軒輕。西極最瘡痍。連山暗烽燧。帝曰大布衣。藉卿佐元帥。

士詩論文

行在七

坐看清流沙。所以子奉使歸。當再前席。適遠非歷試。須存
武威郡。爲畫長久。利孤峰石戴驛。快馬金纏轡。黃羊飫不
羶。蘆酒多還醉。踴躍常人情。慘淡苦士志。安邊敵何有。反
正計始遂。吾聞駕鼓車。不合用騏驎。龍吟迴其頭。夾輔待
所致。

南風夏時也。而忽作秋聲。所以當炎熾之時。而多殺
氣也。殺氣盛。故非時而鷹隼擊矣。以興時危。而異人
始至也。四句喚起。下一段接異人至。吾弟草澤奮身。
而入論事。詔書引上。能敷陳以動帝聽。所敷陳者。論

兵爲急。兵法五十家。俱出腹中。旣應對捷如轉丸。又
疎通不拘文墨。此外經綸之策。皆出新語。資其謀畫。
足以反正神器矣。乃敷陳之間。言及宗廟焚毀。君臣
俱爲下淚。見其能感動肅宗也。今鳳翔之根基未壯。
吐番之反覆不常。西方極爲瘡痍。連山皆爲燧燧。故
用人爲急耳。於是帝命之曰。大布縫掖之儒。藉卿以
佐元帥。我欲坐清流沙。命子奉使歸。當再爲前席也。
又曰。以子之才。豈必歷試於遠。蓋欲存此武威之郡。
爲畫長久之利耳。以上序事。以下序送。孤峰荒驛。快

馬金羈立赴西河矣。而西河風景黃羊既爲可食。蘆酒亦能醉人。殊不惡也。又言遇事踴躍。固爲人情。而慘淡經營。始知志士安邊固不足言。而反正終藉子計耳。末言駕鼓車者。不必騏驎之才。回首龍吟悲鳴。淚下。以比佐幕非子之任。然夾輔乘輿。以取遠道千里。可立致也。前後皆以比興起結。

送韋十六評事充同谷防禦判官

昔沒賊中時。潛與子同游。今歸行在所。王事有去留。偏側兵馬間。主憂急良籌。子雖軀幹小。老氣橫九州。挺身艱難

際。張目視寇讎。朝廷壯其節。奉詔令參謀。鑾輿駐鳳翔。同谷爲咽喉。西扼弱水道。南鎮庖宰阪。此邦承平日。剽劫吏所羞。况乃未滅控帶莽。悠悠府中韋。使君道足示懷柔。令姪才俊茂。二美又何求。受辭太白脚。走馬仇池頭。古色沙土裂。積雪陰雲稠。羌父豪豬韠。羌兒青兕裘。吹角向月窟。蒼山旌旆愁。烏驚出死樹。龍怒拔老湫。古來無人境。今代橫戈矛。傷哉文儒士。憤激馳林丘。中原正格鬪。後會何緣由。百年賦命定。豈料沈與浮。且復戀良友。握手步道周。論兵遠壑淨。亦可縱冥搜。題詩得秀句。札翰時相投。

昔陷賊中。尚與子同游。今歸行在。乃迫於王事。而子
 去我雷也。蓋因戎馬偏側。主上殷憂。欲得良籌之士。
 子軀幹雖小。氣槩甚雄。遇艱難而奮身。視寇讎而皆
 裂。故朝廷壯其節而遣子耳。况乘輿既駐鳳翔。則同
 谷為咽喉要地。西扼弱水。南鎮枹罕。承平之日。尚時
 有剽劫之患。今慶緒未滅。襟帶悠遠。可不煩控制乎。
 府中既有韋使君。足以懷柔遠邇。而評事為使君之
 姪。又具俊才。二美既合。更何求哉。於是受命於太白。
 鳳翔也。走馬於仇池。同谷也。西方苦寒。沙土古色。而

善裂陰雲帶雪而常多。况地雜諸羌。豪豬作靴。青兕
 為裘。時出寇掠。故蒼山列守。旌旆生愁也。蒼山之中
 昔為鳥巢。今鳥驚而出。昔為龍湫。今龍怒而移。此乃
 古來無人之境。而今且橫戈矛矣。傷子為文儒。亦感
 激而西去乎。嗟嗟中原格鬪未已。後會不知何時。然
 百年自有定命。何足計其浮沈哉。今止為良友之戀。
 而握手踟躕耳。夫論兵計定。而使遠境清寧。亦可冥
 搜佳句。時相投寄。以慰所思可也。

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

本言言
十
詔發西山將秋屯隴右兵。凄凉餘部曲。燁赫舊家聲。雕鷲
乘時去。驍驍顧主鳴。艱難須上策。容易卽前程。斜日當軒
蓋。高風卷旆旌。松悲天水冷。沙亂雪山清。猶懷惠防
邊。詎敢驚古來。於異域鎮靜。示專征。燕薊餘封豕。周秦觸
駭鯨。中原何慘曠。餘孽尚縱橫。箭入昭陽殿。笳吟細柳營。
內人紅袖泣。王子白衣行。宸極妖星動。園陵殺氣平。空餘
金椀出。無復總帷輕。毀廟天飛雨。焚宮火徹明。采魚朝共
落。榆桷夜同傾。三月師愈整。群勢就烹瘡。夷親接戰勇。
決冠垂成妙。譽期元宰殊。恩且列卿幾。時回節鉞戮。力掃

櫓槍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耻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
通籍微班忝。周行獨坐榮。隨肩趨漏刻。短髮寄簪纓。徑欲
依劉表。還疑厭禰衡。漸衰那此別。忍淚獨含情。廢邑狐狸
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元帥調新律。前
軍壓舊京。安邊仍慮從。莫作後功名。

詔發山西之將。郭中丞也。西屯隴右之兵。充節度使
也。郭英乂之父知運。先爲隴右節度。故曰凄凉而尚
餘部曲。燁赫而重振家聲也。鷲鷲之勢。雖欲乘時。驍
驍之鳴。尚多戀主。言其誠也。艱難必須長策。臨岐遂

爾奮身以王命難違。安邊為急也。一段總序大意。於是斜日而軒車行邁。高風而旌旆飛揚。但見風悲天永。沙亂山清也。一段序其去。因言吐番和好。雖懷舊恩。而防邊上策。不在多事。自古馭外之法。惟有鎮靜之中。默寓專征之意而已。一段序吐番隴右正控制。吐番是正意。况蘄燕周秦之地。盜賊縱橫。中原未靖。皆祿山之餘孽。故箭及於昭陽殿。笳吟於細柳營。內人流離。王孫奔走。不特宸極僭居。且致園陵被發。金碗出。總帳空。頂園陵句。宗廟毀。而天為雨泣。宮殿焚。

而火至微明。采恩落。榆桷傾。頂毀。廟焚。宮句。一段序祿山之亂。天下之亂如此。正見吐番之宜撫安也。然三月之中。王師日加整練。慶緒雖盛。且將就烹。是當裹瘡痍而更戰。收功業於垂成。則妙譽所歸。人期元宰。殊恩特降。且致列卿。幾時回邊庭之節鉞。掃京邑之僂槍乎。一段望郭英。又收復。公今進圭竇之士。三千欲下雲梯之城。七十我愧非齊之說。客庶為魯之諸生耳。雖我巳通籍在朝。而微班初忝承公局。行好士而獨坐為榮。幸隨肩而夜漏趨朝。歎短髮而簪纓。

空寄徑欲隨公而去。以爲劉表之依。終於却顧不前。恐作彌衡之厭。故哀年惜別。而忍淚含情也。一段是自序。又言天下喪亂。邑廢而狐狸對語。村空而虎豹紛爭。人已連遭塗炭。公豈獨能忘情哉。廣平王爲元帥。而方整紀律。李嗣業統前軍。而已壓舊京。所謂功已垂成。公宜速至也。則安邊扈從。可使功名在人後。耶深望之也。

送楊六判官使西番

送遠秋風落西征。海氣寒。帝京氛祲滿。人世別離難。絕域

遙懷怒和親。願結歡勅書。憐贊普兵甲。望長安。宣命前程急。維良待士寬。子雲清自守。今日起爲官。垂淚方投筆。傷時早據鞍。儒衣山鳥怪。漢節野童看。邊酒排金椀。奚歌捧玉盤。草肥蕃馬健。雪重拂廬乾。慎爾參謀畫。從茲正羽翰。歸來權可取。九萬一朝搏。

送遠而秋風初降。西征而海氣已寒。止因帝京之氛。祲正滿。義所難辭。然人世之別離甚難。不勝惜戀耳。送別意已完。下乃序使事。祿山干紀。天人共憤。至吐番亦爲懷怒。願結和親。故詔書賜其君長。而長安已

望其兵甲矣。所以宣命之使。而前程甚急。然必得其良。而待士須寬也。以下入楊六子雲。久以清節自守。今日起而為官。故垂淚投筆。傷時據鞍。不復再計耳。從此塗路所經。漢節儒衣。絕域所不經見。將使山鳥驚怪。野豎聚觀。既到彼處。則敬待使臣。將使蘆酒排於金椀。邊歌而捧玉盤也。此時草肥馬健。雪重廬乾。正吐番強勇之日。爾當慎其籌畫。使之助正。則歸米可執國柄。而鵬程萬里矣。勉之也。

哭長孫侍御

道為詩書重名。因賦頌雄。禮闈初擢桂。憲府舊乘驄。流水生涯盡。浮雲世事空。惟餘舊臺柏。蕭瑟九原中。

此詩一氣直序。道因詩書而重名。為賦頌之雄。是以禮闈擢桂。早登科第。憲府乘驄。遂入臺班也。四句序事。下乃入挽。生涯與流水同盡。世事與浮雲俱空。惟有蕭蕭舊柏。昔為臺中樹。今為墓上封矣。悲哉。

奉贈嚴八閣老

扈聖登黃閣。名公獨妙年。蛟龍得雲雨。鵬鶚在秋天。客禮容疎放。官曹可接連。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

扈聖而登黃閣者。惟公獨為妙年耳。扈聖在鳳翔也。如蛟龍之得雲雨。鳩鵲而值秋天。飛騰之勢如此。頂扈聖二句。拾遺與閣老屬官也。乃待以客禮。容其疎放。同居禁署。正在接連。蓋我於公。非止勢分之交。而以詩才相合。故新詩皆好。而為老夫之傳誦矣。

留別賈嚴二閣老兩院補闕得聞字

田園須暫往。戎馬惜離群。去遠留詩別。愁多任酒醺。一秋常苦雨。今日始無雲。山路晴吹角。那堪處處聞。

將往鄜州省家。故曰止。因田園之計。而須暫往。又以

兵馬之故而惜離群。以其去之遠。故留詩以別。以其愁之多。故醉酒不辭也。况一秋苦雨。今日始晴。雨後新晴。正堪行路。其如山路角聲。處處令人腸斷乎。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綠酒正相親。醉裏從為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苦被微官縛。低頭愧野人。

昨日燈花之喜。已許還家。今日綠酒相親。依然為客也。一醉已消客愁。詩成若有神助。頂綠酒句。况兵戈在眼。正用武之時。儒者迂疎。豈有謀身之術。而又被

微官羈絆不能自由。反愧田野之優游耳。

杜詩論文八

吳興祚伯成定

武進吳見思齊賢注

宜興潘眉元白評

武進董元愷舜民參

唐肅宗至德二載秋還鄜州

晚行口號

三川不可到歸路晚山稠。落鴈浮寒水。饑鳥集戍樓。市朝今日異。喪亂幾時休。遠愧梁江總。還家尚黑頭。

此初出國門時也。欲往三川而不能到。但見暮山重。

疊而已。寒衣寒水。落鴈尚浮。回首戍樓。飢鳥俱集。寫晚字也。今見市朝既異。因知喪亂未休。雖得還家。鬢髮已白。能不遠漸江總乎。

徒步歸行

贈李特進自鳳翔赴鄜州途經邠州作

明公壯年及時危。經濟實藉英雄資。國之社稷。今若是。武定禍亂。非公誰。鳳翔千官。但飽飯。衣馬不復能。輕肥青袍。朝士最困者。白頭拾遺。徒步歸。人生交契。無老少。論交何必先。同調妻子山中哭。向天須公櫪上追風驃。

名公壯年有用之才。值時危用才之地。故經濟必藉

英雄也。夫社稷而傾覆矣。戡定禍亂者。非公而誰。四句李公鳳翔千官。飽飯已足。衣馬豈能輕肥。正寫草創之朝。百事艱苦也。而其中最困者。白頭拾遺。老年微官。遠訪家室。遂至徒步而歸耳。四句自序。公雖壯年。我則已老。若不相入者。然以心相知。正不在此也。今我之求公者。不過妻子困苦。往一省之。而徒步不進。為公借櫪上良驥耳。公許之乎。四句借馬。

玉華宮

溪回松風長。蒼鼠竄古瓦。不知何王殿。遺構絕壁下。陰房

杜詩評
鬼火青壤道哀湍瀉萬籟真笙竽秋色正瀟灑美人爲黃
土况乃粉黛假當時侍金輿故物獨石馬憂來藉草坐浩
歌淚盈把冉冉征途間誰是長年者

此塗中所見紀事之詩下首同溪山回互曲折不窮
風於其間不得徑度故曰松風長也其間蒼鼠上下
竄於古瓦遠而望之不知何王之殿而遺構於石壁
之下殿日遺構則無人住可知矣但見鬼火生於陰
房哀湍瀉於壞道萬籟俱響如昔日之笙竽秋色鮮
澄空及時而瀟灑因想當日宮女如花今已化爲黃

土及見其盛者止此無聲石馬耳感今追昔而憂來
藉草浩歌淚落者因歎征途碌碌誰能長保乎

九成宮

蒼山入百里崖斷如杵臼曾宮憑風迴岌業土囊口立神
扶棟梁鑿翠開戶牖其陽產靈芝其陰宿牛斗紛披長松
倒揭嶮怪石走哀猿啼一聲客淚迸林藪荒哉隋家帝創
此今頽朽向使國不亡焉爲巨唐有雖無新增修猶置官
居守巡非瑤水遠跡是雕墻後我來屬時危仰望嗟歎久
天王狩太白駐馬更回首

百里而入蒼山。斷崖忽如杵。日斷崖之內。層宮憑風。迴出其上。而風從杵日中來。其勢甚大。如在上囊之口也。下四句極言宮室之盛。立神像而扶棟梁。鑿山翠而開戶牖。際產靈芝。言其開朗。陰宿牛斗。言其高峻也。今且紛披而長松已倒。喝孽而怪石如走。况有哀猿一啼。客淚俱迸矣。荒哉隋帝。製此甚難。而頽朽則易。向使不亡。豈為唐有哉。唐則雖無增修。猶置官守。游幸時臨。固非瑤池之遠。遺跡已舊。仍是雕墻之餘。可不戒乎。况時屬艱危。故嗟望良久。嗟歎頂荒哉。八句。今天主狩於鳳翔。幾為亡隋之續。更駐馬而徘徊耳。

羌村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歔。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第一首初至也。未至而遠望。但見崢嶸赤雲之西。日脚下於平地。荒村日暮景象也。忽而宿鳥驚喧。歸客從千里而至。樂何如耶。蓋柴門久無人至。故人至而

鳥雀喧。先聞鳥雀而後見客至者。從家人耳目中寫
 出。兵亂崎嶇。一生萬死。又若以尚在為怪事。故始而
 驚。繼而下淚。因曰。世亂飄蕩。我之生還。亦偶然事耳。
 即鄰人聚觀。俱為歎息也。於是更闌秉燭。相對如在
 夢中。通首悲苦。借傍人形容更妙。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却去。憶昔
 好追涼。故繞池邊樹。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
 收。已覺糟牀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弟二首還家。明日之事也。晚歲而迫偷生。即還家亦

少生趣。往日思家。至還家之後。更見其艱難也。嬌兒
 繞膝。以拋離之久。畏我復去耳。又念昔去之時。追涼
 池樹。歸而秋盡。北風蕭蕭矣。未免撫事而煎百慮
 也。應少句。然幸聞禾黍得收。新釀已熟。則有酒
 可飲。何及其他乎。

群鷄正亂叫。客至鷄鬪爭。驅鷄上樹木。始聞叩柴荆。父老
 四五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清。苦辭酒味
 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既未息。兒童盡東征。請為父老歌。艱
 難愧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坐淚縱橫。

第三首鄰里相過問也。群鷄忽然亂叫。客至而鷄喧也。因鷄之喧。不聞有客。及驅鷄上樹。始聞叩門之聲。蓋父老數人。以我遠歸。特來相問。手中各攜酒盞。酒色又清濁不同。極寫荒村景色。因自言酒味之薄者。以黍地無人耕也。兵革未息。兒童東征。役及兒童。則村中父老外。無他人矣。因歎艱難之際。用情如此。所以歌罷而歎。四座涕流也。

北征

皇帝二載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

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慙恩私被。詔許歸蓬華。拜辭詣闕下。休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東反未已。臣甫憤所切。揮淚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行阡陌。人烟眇蕭瑟。所遇多被傷。呻吟更流血。回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郊入地底涇。水中蕩瀟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嘆身世拙。

陂陀望廊時。巖谷互出沒。我行巴水濱。我僕猶木末。鳴鴉
 鳴黃桑。野鼠拱亂穴。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
 師。往者散何卒。遂令半秦民。殘害為異物。况我墮塵及
 歸盡。華髮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
 幽咽。平生所驕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韞。
 牀前兩小女。補綻纒過膝。海圖圻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
 及紫鳳。顛倒在短褐。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
 帛。救汝寒凜冽。粉黛亦解包。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
 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為。曉妝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

眉濶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
 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
 尚蒙塵。幾日休練卒。仰看天色改。傷覺妖氛豁。陰風西北
 來。慘淡隨回紇。其王願助順。其俗好馳突。送兵五千人。驅
 馬一萬匹。此輩少為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
 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
 官軍請深入。蓄銳伺俱發。此舉開青徐。旋瞻略恆碣。昊天
 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歲勢。成擒命其能。
 久皇綱未宜。絕憶昔狼狽。初事與古先。別奸臣競菹醢。同

惡隨蕩析不聞商周衰中自誅褒姒周漢獲再興宣光果
 明哲桓桓陳將軍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於今國猶活
 淒涼大同殿寂寞白獸闈都人望翠華佳氣向金闕園陵
 固有神灑掃數不缺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皇帝二載四句直序提綱以下皆問家室之事也時
 維艱虞朝野少暇止因恩詔特許故敢歸耳詣闕拜
 辭而怵惕顧戀者以朝野未寧我雖無匡補而恐君
 有遺失也然我在朝所見君誠賢主經緯密勿如此
 而祿山之孽禍亂未已臣甫為之憤切所以出朝揮

淚行道恍惚徒以天地瘡痍而憂虞未畢也此段去
 不忘君之意下接道塗句行邁靡靡往踰阡陌但見
 人烟蕭瑟即有所遇皆被傷流血之民回首望之風
 翔未遠而旌旗明滅也更進而寒山重叠矣山泉滄
 沔惟堪飲馬邠郊低下涇水中通惟其重山之中故
 猛虎吼前蒼崖如裂也困苦極矣乃木石無知動人
 傷感故菊仍秋花而石存古轍遠望青雲方動高興
 近見幽事亦可悅心蓋山果之瑣細者橡栗羅生或
 丹或黑或苦或甘各霑雨露之恩俱有結實之日山

中此景恍入桃源。苟能早爲隱遁。何至身世飄流乎。初則出門戀主。故回首鳳翔。今則將至而望家。引領鄜州矣。然巖谷之間。出沒未已。我已行於水濱。僕尚在於木末。而耳目之前。但有鳴鴉晚鳴。野鼠亂出。或夜經戰場。惟白骨縱橫而已。嗟乎。此皆秦民也。因潼關之師。倉卒潰散。遂致此乎。此段序途中所見。因歎我墮賊中。歸而頭白。去既經年。今日方至。相見時。妻子縊縷。慟哭失聲。反令松濤共沸。泉水咽流矣。平生愛子。顏色如雪者。背面啼號。雙足垢泥。單衣至骨。而

牀前兩女。補綻麤完。昔有海圖與舊繡。無奈縫爲衣被。故波濤曲折。移而紫鳳天吳。顛倒於短褐之上。紫鳳頂舊繡。天吳頂海圖也。我則道路奔馳。已經勞頓。還家光景。又極凄其。情懷作惡。臥病數日。然囊中亦有匹帛。足以救汝之寒。更有粉黛衾綢。一時羅列。覺茅屋之下。頓有光輝。於是病妻強起。而拭面。癡女學母。而梳頭。抹朱粉。而移時。畫修眉。而無度。對之覺骨肉情深。飢渴暫忘矣。且問事而競挽鬚。雖爲無禮。而見父嬌癡。誰忍卽爲嗔喝耶。因言此若此者。止以

新歸故覺其慰意耳。而生理之困苦尚未說及也。此段寫還家之樂。又接言我之生理亦何足道。天子尚爾播遷。練卒不復休息。人事既新。天運亦改。故仰觀而天心順。旁視而妖氛開矣。且北風甚競。回紇南來。其王既已效誠。其人又復勇悍。遣兵五千。驅馬一萬。兵馬不多者。正以少爲貴。而四方推其勇決也。將所向無不披靡。所破無不迅疾。所以聖主虛懷。時議奪氣。行見東京指掌而收。西京亦不時而拔也。更兼官軍深入。蓄銳俱發。一舉而開青齊。略恆碣。德之天道

於驕陽之後。必有肅殺之令也。則安史之亡。歲月之間。可立而待。天綱庶其不絕矣。此段序肅宗時事。又言亂離之初。原與古先亡國者不同。國忠既誅。同惡流析。昔未聞商周能自誅褒姒妲姬。而玄宗獨能不惜貴妃。中興之機。實在於此。况肅宗之明哲。同於周宣光武乎。下接言當日誅國忠貴妃之謀。實起於陳玄禮之忠烈。苟非爾。天下已不可爲。惟有爾。故於今國猶活也。此段追述玄宗事。今則舊京之宮殿尚在。都人之望幸已深。而佳氣生於金闕矣。園陵固有神

靈灑掃至今不缺。可見鐘虞不移廟貌如故也。又言
太宗立國規模原為宏遠。今遺澤未泯。豈區區祿山
遂能篡之乎。肅宗之興其必然矣。

月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入河蟾不沒。搗藥兔長生。只益
丹心苦。能添白髮明。干戈知滿地。休照國西營。

天上之秋期已近。故人間之月影逾清。入河而蟾猶
不沒。搗藥而兔自長生。寫月影清也。乃自我對之。徒
覺丹心益苦。白髮愈明而已。今干戈滿地。國西即是

軍營。光景凄凉。即明月亦不堪回照矣。

喜官軍已臨賊境二十韵

潛京縣。官軍鏟賊壕。鼎魚猶假息。穴蟻欲何逃。帳殿

羅玄冕。轅門照白袍。秦山當警蹕。漢苑入旌旄。路失羊腸

險。雲橫雉尾高。五原空壁壘。八水散風濤。今日看天意。游

魂待爾曹。乞降那更得。尚詐莫徒勞。元帥歸龍種。司空握

豹韜。前軍蘇武節。左將呂虔刀。兵氣回飛鳥。威聲沒巨鰲。

戈鋌開雪色。弓矢向秋毫。天步艱方盡。時和運更遭。誰云

遺毒螫。已足沃腥臊。睿想丹墀近。神行羽衛牢。花門騰絕

漢拓羯渡臨洮。此輩感恩至。羸俘何足操。鋒先衣染血。騎
 突劍吹毛。喜覺都城動。悲連子女號。家家賣釵釧。準擬獻
 香醪。

慶緒尚據京邑。而官軍已臨賊濠。如釜內之魚。欲圖
 假息。而穴中之蟻。將欲何逃乎。四句總起。帳殿而羅
 玄冕。文臣濟濟也。轅門而照白袍。武臣桓桓也。初駐
 鳳翔。秦山以當警蹕。今來京輦。漢苑已入旌旄。拒險
 何勞。而羊腸已過。乘輿既至。而雉扇雲橫矣。故近都
 五原。空存賊壘。關中入水。已見渡澄也。今朝廷之意。

以游魂待爾。則乞降不可再得。尚詐不過徒勞。可不

早計乎。况元帥已歸龍種。廣平王也。司空已握豹韜。

郭子儀也。前軍握節。左將佩刀。李嗣業也。賢材傑出。

用兵若神。故兵氣之盛。飛鳥不翔。威聲所加。巨鰲失

勢。而兵士之練。又戈鋌皆如雪色。弓矢命中秋毫。此

時天心否盡。和氣方來。誰云毒螫尚遺。孰知蕪穢皆

洗乎。此皆因睿算自神。禁軍皆奮也。且回紇之助討

者。又久騰絕域。近渡臨洮。此輩既感恩而至。殘俘又

何足獻乎。惟有先鋒染血。突將操刀。一切斬艾之而

已夫安史之亂。人心不與。今也都城喜動。昔也子女
 悲號。感今追昔。不勝歡欣。雖久困賊中。已無餘物。且
 將金釵換酒。以迎王師矣。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